舊五代史

九

舊五代史卷四十九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后妃列傳第一　唐書二十五

武皇帝貞簡皇后曹氏莊宗之母也太原人以良家子嬪于武皇姿質閑麗性謙退而明辯雅爲秦國夫人所重常從容謂武皇曰妾觀曹姬非常婦人王其厚待之武皇多內寵乾寧初平燕薊得李匡儔妻張氏姿色絕代嬖倖無雙時姬侍盈室罕得進御唯太后恩顧不衰武皇性嚴急左右有過必峻于譴罰無敢言者唯太后從容救諫即爲解顏及莊宗載誕體貌奇傑武皇異而

憐之太后益寵貴諸夫人咸出其下后亦恭勤內助左
右稱之武皇薨莊宗嗣晉王位時李克甯李存顥謀變
人情危懼太后召監軍張承業指莊宗謂之曰先人把
臂授公此兒如聞外謀欲孤付託公等但置予母子有
地毋令乞食于汴幸矣承業因誅存顥克甯以清內難
莊宗善音律喜伶人諠泿太后嘗提耳誨之天祐七年
鎮定求援莊宗促命治兵太后曰予齒漸衰兒但不墜
先人之業爲幸矣何事櫛風沐雨離我晨昏莊宗曰禀
先王遺旨須滅仇讐山東之事機不可失及發太后餞
于汾橋悲不自勝莊宗平定趙魏駐于鄴城每一歲之

內馳驚歸寧者數四民士服其仁孝太后初封晉國夫人莊宗即位命宰臣盧損奉册書上皇太后尊號其年平定河南西幸洛陽令皇弟存渥皇子繼岌就太原迎奉莊宗親至懷州迎歸長壽宮太后素與劉太妃善分訣之後悒然不樂俄聞太妃寢疾尙醫中使問訊結轍旣而謂莊宗曰吾與太妃恩如伯仲彼經年抱疾但見吾面差足慰心吾暫至晉陽旬朔與之俱來莊宗曰時方暑毒山路崎嶇無煩往復可令存渥輩迎侍太妃乃止及凶問至太后慟哭累旬由是不豫尋崩于長壽宮同光三年冬十月上謚曰貞簡皇太后葬于壽安陵永樂

大典卷一萬九千三百四

太妃劉氏，武皇之正室也。永樂大典卷一千二百六十六　案劉太妃傳永樂大典闕全篇。考北夢瑣言云：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常隨軍行，至于軍機多所弘益。先是汴州上源驛有變，晉王憤恨，欲回軍攻之。夫人曰：公爲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即曲在于我，不如回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退。天復中，周德威爲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晉王危懼，與李存信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棄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效之，何也？王頃歲避難塞外，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晉王止行。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五代會要云：同光元年四月，冊爲皇太妃。歐陽史云：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慚色。太妃曰：吾願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没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

魏國夫人陳氏襄州人本昭宗之宮嬪也乾寧二年武皇奉詔討王行瑜駐軍于渭北昭宗降朱書御札出陳氏及內妓四人以賜武皇陳氏素知書有才貌武皇深加寵重及光化之後時事多艱武皇常獨居深念嬪媵鮮得侍謁唯陳氏得召見陳氏性旣靜退不以寵侍自侈武皇常呼爲阿媎及武皇大漸之際陳氏侍醫藥垂泣言妾爲王執掃除之役十有四年矣王萬不幸妾將何託旣不能以身爲殉願落髮爲尼爲王讀一藏佛經以報平昔武皇爲之流涕及武皇薨陳氏果落髮持經法名智願後居于洛陽佛寺莊宗賜號建法大師天成

中明宗幸其院改賜圓惠大師晉天福中卒于太原追
謚光國大師塔以惠寂爲名也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六十九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二　案劉后傳永樂大典原
闕考北夢瑣言云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
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爲太
后侍者教吹笙及笄姿色絕衆聲伎亦所長太后賜
宗爲韓國夫人侍者後誕皇子繼岌寵待日隆他日成
安人劉叟詣鄴宮見上稱夫人之父有內臣劉建豐認
之即昔日黃鬚丈人后之父也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
皆以門族誇尚劉氏恥爲寒家白莊宗曰妾去鄉之時
妾父以死于亂兵是時環屍而哭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
詐僞及此乃于宮門笞之其實后即叟之長女也莊宗
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蓍囊藥篋令繼岌相隨以后父
劉叟以醫卜爲業也后方晝眠及造其臥內自稱劉衙
推訪女后大恚笞繼岌然爲太后不禮復以韓夫人居
正無以發明大臣希旨請册劉氏爲皇后議者以后出
于寒賤好興利聚財初在鄴都令人設法稗販所鬻樵

蘇果茄亦以皇后爲名正位之後凡貢奉先入後宮惟寫佛經施尼師他無所賜闕下諸軍困乏以至妻子飢李宰相請出內庫俵給后將出粧具銀盆兩口皇子滿喜等三人令鬻以贍軍一旦作亂亡國滅族與夫褒姒妲己無異也先是莊宗自爲俳優名曰李天下雜于塗粉優雜之間時爲諸優扑扶摑搭竟爲嚚婦恩伶之傾玷有國者得不以爲前鑒劉后以囊盛金合犀帶四欲于太原造寺爲尼沿路復通皇帝存渥同簀而寢明宗聞其穢卽令自殺案歐陽史作禪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而北夢瑣言作內臣劉建豐亦傳聞之異辭也

淑妃韓氏莊宗正室 永樂大典卷一千二百六十六

案韓淑妃傳永樂大典原闕考五代會要云同光二年十二月冊以宰臣豆盧革韋說爲冊使出應天門登路車鹵簿鼓吹前導至于永福門降車入右銀臺門至淑妃宮受冊于內文武百官立班稱賀

德妃伊氏莊宗次室 永樂大典卷一千二百六十六

案伊德妃傳永樂大典原闕考北夢瑣言云莊宗皇帝嫡夫人韓氏後爲淑妃伊氏爲德妃契丹入中原石氏乞降宰相馮道奉尊契丹主大張

宴席其國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嬙蔡姬之比也夫人夏氏最承恩寵後嫁李贊華所謂東丹王即按巴堅長子先歸朝後除滑州節度使性酷毒侍婢微過即以刀刲火灼夏氏少長宮掖不忍其凶求離婚歸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家後爲尼也案歐陽史家人傳夏氏在天成初以先朝宮人出歸夏魯奇家後賜李贊華與北夢瑣言微異　又案五代會要莊宗朝內職又有昭儀侯氏封汧國夫人昭媛白氏封沂國夫人出使美宣鄧氏封魏國夫人御正楚眞張氏封凉國夫人司簿德美周氏封宋國夫人侍眞吳氏封延陵郡夫人懿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懿德王氏封瑯琊郡夫人宣一馬氏封扶風郡夫人並同光二年十一月勅　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明宗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及閔帝同光初后以疾崩明宗卽位追封爲晉國夫人長興中明宗以秦宗二王位望旣隆因思從貴之義乃下制曰故晉國夫人夏氏素推仁德久睦宗親嘗施內助之方不見中興之

盛予當御極予並爲王有鵲巢之高無翬衣之貴貞魂永逝懿範常存考本朝之文沿追册之制將慰懷於九族冀叶慶于四星宜追册爲皇后兼定懿號既有司上謚曰昭懿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五百五十二

和武顯皇后曹氏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五百五十五 案曹后傳永樂大典原闕考五代會要云天成三年正月册爲淑妃長興元年正月十四日册爲皇后應順元年正月册爲皇太后至清泰三年閏十一月隨末帝崩于後樓晉高祖使人護葬至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册日和武顯皇后

宣憲皇后魏氏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五百五十五 案通鑑考異引唐廢帝實錄云宣憲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徇地山東留戍平山得魏后後又云明宗爲裨將性闊達不能治生曹后亦疏于畫略生計所資惟宣憲而已五代會要云初封魯國太夫人清泰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臣聞漢昭帝承祚

御歴奉尊謚于雲陽魏明帝繼體守文思外家于甄館而皆追從崧號祔饗廟庭克隆敬本之文式叶愛親之道臣又覽國史竊見玄宗皇帝册日昭成太后竇氏代宗皇帝母日章敬太后吳氏始嬪朱邸俄閟玄宮鴻圖既屬于明君尊號咸追于聖母伏以魯國夫人發祥沙麓貽慶河洲三后最賢周母允成于天統四妃有子唐宮先啟于帝基仰惟當亾之情彌彰寒泉之思久虛殷薦慮損皇歎臣等謹上尊謚日宣憲皇太后請依昭成皇太后故事擇日備禮册命又臣等伏聞先太后舊陵永祔先祠則都下難崇別廟既追尊謚合祔閟宮按漢朝故事園寢不在王畿或就陵所便立寢祠今商量上諡後權立同廟以申告獻配祠之禮請俟他年從之據歐陽史云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塘反乃于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 又案五代會要所載明宗時內職德妃王氏天成三年正月册立長興二年四月進號淑妃應順元年正月十三日册爲太妃至周廣順元年四月追謚賢妃昭儀王氏封齊國夫人昭容葛氏封周國夫人昭媛劉氏封趙國夫人孫氏封楚國夫人御正張氏封曹國夫人司寶郭氏封魏國夫人司贊于氏封鄭國夫人尚服王氏封衞國夫人司記崔氏封蔡國夫人司膳

翟氏封滕國夫人司醞吳氏封莒國夫人婕好高氏封渤海郡夫人美人沈氏封太原郡夫人順御朱氏封吳郡夫人司餚聊氏封潁川郡夫人司衣劉氏封彭城郡夫人司藥孟氏封咸陽郡夫人梳篦張氏封清河郡夫人司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櫛篦傳氏封潁川郡夫人知客張氏賜號尚書故江氏追封濟陽郡夫人以上皆長興三年九月勅其名號皆中書門下按六典內職仿而行之內人李氏封隴西縣君崔氏封清河縣君李氏封成紀縣君田氏封咸陽縣君白氏封南陽縣君並長興四年二月勅前代內職皆無封君之禮此一時之制

閔帝哀皇后孔氏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五百五十五案孔后傳永樂大典原闕據通鑑云孔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爲從厚妃帝許之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爲妃五代會要云初封魯國夫人應順元年四月爲末帝所害晉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謚爲哀皇后

末帝劉皇后應州人也天成中封爲沛國夫人清泰初百官三上表請立中宮遂立爲皇后后性強戾末帝甚

憚之故其弟延皓自鳳翔牙校環歲之間歷樞密使出爲鄴都留守皆由后內政之力也及延皓爲張令昭所逐執政請行朝典后力制之止從罷免而已晉高祖入洛后與末帝俱就燔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三百四）

史臣曰昔三代之興亡雖由于帝王亦繫于妃后故夏之興也以塗山及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也以簡狄及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及其亡也以褒姒觀夫貞簡之爲人也雖未偕于前代亦無虧于懿範而劉后以牝雞之晨皇業斯墜則與夫三代之興亡同矣餘無進賢輔佐之德又何足以道哉（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三百四）案五代

史無外戚傳據五代會要武皇長女瓊華長公主降孟知祥同光二年十二月封第二女瑤英長公主降張延釗同光三年二月封明宗長女永寧公主降晉高祖第十三女興平公主降趙延壽天成三年四月封至長興四年九月改封齊國公主至淸泰三年二月進封燕國長公主第十四女壽安公主長興四年六月封第十五女永樂公主長興四年六月封今攷會要所載亦多舛互如瓊華公主十國春秋諸書作太祖弟克讓之女會要以爲武皇長女此傳聞之異辭也莊宗女義寧公主降宋延浩延浩仕至房州刺史晉初爲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戰死見東都事略及宋史又王禹偁小畜集有宋渥神道碑云母義寧公主天福中晉祖以嘗事莊宗有舊君之禮每貴主入見聽其不拜時晉兵戎方熾經費不充惟公主之家賜予甚厚盡而復取亦無倦色一日晉祖從容謂貴主曰朕于主家無所愛惜但朝廷多事府庫甚虛主所知矣今輦轂之下桂玉爲憂可命渥分司西京以豐就養因厚遺之且勅留司具晨昏伏臘之用至于醯醢率有備焉會要不載莊宗女幾人是其闕略也惟明宗諸女記之稍詳然攷薛史趙延壽傳其娶明宗小女爲繼室歐陽史亦云耶律德光爲延壽娶從

益妹是爲永安公主而會要
不載則其闕漏者亦多矣

舊五代史卷四十九終

舊五代史卷四十九攷證

唐列傳一 貞簡皇后曹氏傳得李匡儔妻張氏 李匡儔原本避宋諱作李儔今據新唐書藩鎮傳增入

太后餞于汾橋 汾橋原本作渭橋今據通鑑注改正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補前伊德妃 德妃伊氏莊氏攷室 五代會要咸一韓才封昌黎夫人瑤華張氏封清河郡夫人

舊五代史卷四十九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宗室列傳第二　　唐書二十六

克讓武皇之仲弟也少善騎射以勇悍聞咸通中從討龐勛以功爲振武都校乾符中王仙芝陷荆襄朝廷徵兵克讓率師奉詔賊平以功授金吾將軍留宿衞初懿祖歸朝憲宗賜宅於親仁坊自長慶以來相次一人典衞兵武皇之起雲中殺段文楚朝議罪之命加兵于我懼將逃歸天子詔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紀綱何相温安文寬石的歷十餘騎彎

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數千人追之比至渭橋死者數百克讓自夏陽掠船而濟歸於鴈門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衞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爲賊所敗案僖宗幸蜀以前武皇未嘗昭雪克讓無由復入宿衞出守潼關通鑑考異嘗辨其誤今考新唐書黃巢傳巢攻潼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時士飢甚潛燒克讓營走入關疑當時因齊克讓之名與李克讓同遂致傳聞輾轉失實耳歐陽史祇據薛史原文不爲辨正今無可復考姑附識于此以部下六七騎伏於南山佛寺夜爲山僧所害克讓既死紀綱渾進通冒刃獲免歸於黃巢中和二年冬武皇入關討賊屯沙苑黃巢遣使米重威齎賂修好因送渾進通至兼擒送害克讓僧十八人武皇燔僞詔還其使盡誅諸僧爲克

讓發哀行服悲慟久之（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八）

克修字崇遠武皇從父弟也（案歐陽史家人傳云太祖四弟曰克讓克修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據薛史則克修父名德成未嘗無名號也）父德成初爲天寧軍使從獻祖討龐勛以功授朔州刺史克修少便弓馬從父征討所至立功武皇節制鴈門以克修爲奉誠軍使從入關爲前鋒破黃揆于華陰敗尚讓于梁田坡蹙黃巢于光順門每戰皆提勇懾諸軍賊平以功授檢校刑部尚書左營軍使其年十月潞州牙將安居受來乞師請復昭義軍武皇遣大將賀公雅李筠安金俊等以兵從與孟方立戰于銅鞮不利武皇乃令克修將兵繼進是

月平潞州斬其刺史李殷銳乃表克修爲昭義節度使案新唐書僖宗紀中和三年十月李克用陷潞州刺史李殷銳死之與薛史李克修傳同薛史武皇紀又作十一月平潞州紀傳自相矛盾通鑑從克修傳作十月歐陽史從武皇紀作十一月光啟二年九月克修出師山東收復邢洺十一月拔故鎮孟方立遣將呂臻來援戰于焦岡大敗之擒呂臻俘斬萬計進拔武安臨洺諸屬縣乘勝進圍邢州方立求援于鎮州王鎔出師三萬援之克修軍退及李罕之來歸武皇援以澤州刺史與克修合勢進攻河陽連歲出師以苦懷孟十月孟方立遣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我遼州克修設伏于遼之東山大敗賊軍擒忠信以獻龍紀元年武皇

大舉以伐邢洺及班師因撫封于上黨克修性儉嗇不事華靡供帳饔膳品數簡陋武皇怒其菲薄笞而詬之克修慙憤發疾明年三月卒于潞之府第時年三十一莊宗卽位追贈太師克修子二人長曰嗣弼次曰嗣肱嗣弼初授澤州刺史歷昭義橫海節度副使改海州刺史天祐十九年契丹犯燕趙陷涿郡（案遼史太祖紀十二月癸亥圍涿州有白兎緣壘而上是日破其郛）嗣弼舉家被俘遷于幕庭（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八）

嗣肱少有膽畧屢立戰功夾城之役從周德威爲前鋒時兄嗣弼爲昭義副使與嗣昭守城兄弟內外奮戰忠

力威壯感動三軍潞圍既解以功授檢校左僕射入爲三城巡檢知衙內事天祐七年周德威援靈夏党項阻道音驛不通嗣肱奉命自麟州渡河應接德威與党項轉戰數十里合德威軍栢鄉之戰嗣肱爲馬步都虞候明年從莊宗會友謙于猗氏改教練使與存審援河中敗汴軍于胡壁堡獲將麗讓十年與存審屯趙州擊汴人于觀津時梁祖新屠棗强其將賀德倫急攻蓨縣卒師五萬合勢于蓨之西嗣肱自下博率騎三百薄晚與梁之樵芻者相雜日既晡入梁軍營門諸騎相合大譟弧矢星發虓闞馳突汴人不知所爲營中擾既暝斂騎

而退是夜梁祖燒營而遁解蓨縣之圍以功特授蔚州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從平劉守光十二年改應州刺史累遷澤代二州刺史石嶺以北都知兵馬使十九年新州刺史王郁叛入契丹嗣肱進兵定嬀儒武等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二十年春卒于新州時年四十五（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

克恭武皇之諸弟也（案薛史不言克恭父爲何人然明著其爲諸弟所以別于母弟也歐陽史與克讓克寧夅連而書疑未詳考）龍紀中爲決勝軍使大順初潞帥李克修卒克恭代爲昭義節度使性驕橫不法未閑軍政潞人素便克修之簡正惡克恭之恣縱又以克修非

罪暴卒人士離心時武皇初定邢洺三州將有事于河朔大蒐軍實潞州有後院軍兵之雄勁者克恭選其五百人獻于武皇軍使安居受惜其兵不悅克恭合裨校李元審安建紀綱馮霸部送太原行次銅鞮縣馮霸刦眾謀叛殺都將劉杲縣令戴勞謙循山而南北及沁水有眾三千武皇令李元審將兵擊之與霸戰于沁水不利元審戰傷收軍于潞五月十五日克恭視元審于孔目吏劉崇之第是日州將安居受引兵仗攻克恭因風縱火克恭元審並遇害州民推居受爲留後初孟方立之亂居受以澤潞歸于武皇至是孟遷以邢洺納降復

任爲牙將居受懼其圖己乃叛殺克恭以結汴人居受遣人召馮霸于沁水霸不受命居受懼將奔歸朝廷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馮霸軍霸乃引軍據潞州自稱留後求援於汴武皇令康君立討之汴將葛從周來援霸九月李存孝急攻潞州汴軍夜遁獲霸等誅之武皇乃以康君立爲昭義節度使（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百八十八）

克寧武皇之季弟也初從起雲中爲奉誠軍使赫連鐸之攻黃花城也克寧奉武皇及諸弟登城血戰三日力盡備竭殺賊萬計燕軍之攻蔚州克寧昆仲嬰城拒敵晝夜輟寢食者旬餘後從達靼入關逐黃寇凡征行無

不衛從於昆弟之間最推仁孝小心恭謹武皇尤友愛之及鎮太原授遼州刺史累至雲州防禦使乾寧初改忻州刺史從入關討王行瑜充馬步軍都將以功授檢校司徒天祐初授內外都制置管內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充振武節度使凡軍政皆決于克寧五年正月武皇疾篤克寧等侍疾垂泣辭訣克寧曰王萬一不諱後事何屬因召莊宗侍側謂克寧張承業曰亞子累公等言終棄代將發哀克寧紀綱軍府中外無譁初武皇獎勸軍戎多畜庶孽衣服禮秩如嫡者六七輩比之嗣王年齒又長各有部曲朝夕聚謀皆欲爲亂莊宗英

察懼及于禍將嗣位讓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承遺命恐未能彈壓大事季父勳德俱高衆情推伏且請制置軍府俟兒有立聽季父處分克寧曰亡兄遺命屬在我兒孰敢異議者兒但嗣世中外之事何憂不辦視事之日率先拜賀莊宗嗣位軍民政事一切委之權柄既重趨向者多附之李存顥者（案歐陽史作養子存顥存實）以陰計干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今舊事季父拜姪理所未安富貴功名當宜自立天與不取後悔無及克寧曰公毋得不祥之言我家世立功三代父慈子孝天下知名苟吾兄山河有託我亦何求公無復言必斬爾首以徇克

寧雖慈愛因心而日爲凶徒惑亂羣凶之妻復以此言干克寧妻孟夫人說激百端夫人懼事洩及禍屢讓克寧由是愈惑會克寧因事殺都虞候李存質又請兼領大同節度使以蔚朔爲屬郡又數怒監軍張承業李存璋繇是知其有貳近臣史敬鎔素與存顥善盡知其事敬鎔告貞簡太后曰存顥與管內太保陰圖叛亂俟嗣王過其第卽擒之并太后子母欲送于汴州竊發有日矣莊宗召張承業李存璋謂曰季父所爲如此無猶子之情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卽避路則禍亂不作矣承業曰老夫親承遺託言猶在耳存顥輩欲以太原降賊

王乃何路求生不即討除亡無日矣因令吳珙存璋爲之備二月二十日會諸將於府第擒存顥克寧于坐莊宗垂泣數之曰兒初以軍府讓季父季父不忍棄先人遺命今已事定復欲以兒子母投畀豺虎季父何忍此心克寧泣對曰蓋讒夫交構吾復何言是日與存顥俱伏法克寧仁而無斷故及于禍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八 案薛史李嗣昭傳云武皇母弟代州刺史克柔之假子也是克柔爲武皇母弟新唐書沙陀傳武皇有弟克勤通鑑引紀年錄又有兄克儉而薛史俱無傳疑有闕文

史臣曰昔武皇發跡于陰山莊宗肇基于河朔雖奄有天下而享國日淺眷言枝屬空秀棣華固未及推帝堯

敦叙之恩廣成王封建之義自克讓而下不獲就魯衛之封懋間平之德也况夭横相繼亦良可悲哉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八

舊五代史卷五十終

舊五代史卷五十攷證

唐列傳二宗室克讓傳比至渭橋　渭橋歐陽史作滑橋疑傳刻之訛據通鑑攷異引薛史亦作渭橋今仍其舊

天祐十九年契丹犯燕趙陷涿郡　十九年歐陽史作十一年

克寧傳李存顥者　案歐陽史作養子存顥存實

懋間平之德　間平原本作開平繹其文義當是用漢時河間獻王東平憲王今改正

舊五代史卷五十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一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宗室列傳第三 案薛史唐宗室傳武皇諸子莊宗諸子末帝諸子永樂大典中僅存數語其全篇已佚明宗子唯許王從益有全傳秦王從榮傳尚存一百一十二字蓋永樂大典割截以歸各韻其全篇當即在失去諸卷之中今無可復考謹據冊府元龜所載以補其闕復考五代會要通鑑諸書分註于下用備後唐諸王之始末焉

唐書二十七

永王存霸武皇子莊宗第二弟同光三年封莊宗敗為軍卒所殺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案歐陽史云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居京師食俸祿而已趙在禮反乃遣存霸于河中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京留守通鑑云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存霸亦帥衆千人棄鎮奔晉陽又云存霸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存霸削髮僧服謁李

彥超願爲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軍士不聽殺之于府門之碑下

邕王存美武皇子莊宗第三弟同光三年封莊宗敗不知所終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案通鑑云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于晉陽

薛王存禮武皇子案薛史不言存禮爲武皇第幾子據五代會要太祖第二子存美第三子存霸第四子存禮第五子存渥第六子存乂第七子存確第八子存紀與薛史所敘微有異同同光三年封莊宗敗不知所終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申王存渥莊宗第四弟案歐陽史存渥與存霸存紀皆莊宗同母弟同光三年封莊宗敗與劉皇后同奔太原爲部下所殺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案通鑑云存渥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風谷爲其下所殺

睦王存乂莊宗第五弟同光三年封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歷郿州刺史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後以郭崇韜壻爲莊宗所殺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案北夢瑣言云莊宗異母弟存乂以郭崇韜女壻伏誅先是郭崇韜既誅之後朝野駭惋議論紛然莊宗令閽人察訪外事言存乂于諸將坐上訴郭氏之無罪其言怨望又于妖術人楊千郎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千郎者魏州賤民自言得墨子術于媰翁能役使陰物帽下名食物果實之類又捕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說煉丹乾汞易人形破扃鐍貴要間神奇之官至尚書郎賜紫其出入宮禁承恩用事皇弟存乂常朋淫于其家至是與存乂並罹其禍

通王存確莊宗第六弟雅王存紀莊宗第七弟同光三年封莊宗敗並爲霍彥威所殺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案薛史及五代會要皆止言莊宗有六弟考梁紀太祖有子庭鸞落落盧文進傳莊宗又有弟存矩薛史宗室傳皆不載

魏王繼岌莊宗子也案莊宗紀稱繼岌爲第三子然莊宗長子次子之名薛史與五

代會要皆不載莊宗卽位于魏州以繼岌充北都留守及以鎮州爲北都又命爲留守册府元龜卷二百八十一案五代會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封爲魏王三年伐蜀以繼岌爲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十月戊寅至鳳州武興軍節度使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降甲申至故鎮康延孝收興州時僞蜀主王衍率親軍五萬在利州令步騎親軍三萬逆戰于三泉康延孝李嚴以勁騎三千犯之蜀軍大敗斬首五千級餘各奔潰王衍聞其敗也棄利州奔歸西川斷吉柏津浮梁而去己丑繼岌至興州僞蜀東川節度使宋光葆以梓綿劍龍普等州來降武定軍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

符印降興元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等五州符印送降階州王承岳納符印秦州節度使王承休棄城而遁辛丑繼岌過利州戊申至劍州己酉至綿州王衍遣使上牋乞降丁巳入成都自興師出洛至定蜀計七十五日走丸之勢前代所無（册府元龜卷二百九十一）師回至渭南聞莊宗敗師徒潰散自縊死繼潼繼嵩繼蟾繼嶢並莊宗子同光三年拜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未封莊宗敗並不知所終（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從璟明宗長子性忠勇沈厚摧堅陷陣人罕偕焉（册府元龜卷二百七十一）從莊宗于河上累有戰功莊宗器賞之用爲金

鎗指揮使（册府元龜卷二百九十一）明宗在魏府爲軍士所逼莊宗詔從璟曰爾父于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兵所刼爾宜自去宣朕旨無令有疑從璟行至中途爲元行欽所制復與歸洛下莊宗改其名爲繼璟以爲已子命再往從璟固執不行願死于御前以明丹赤從莊宗赴汴州明宗之親舊多策馬而去左右或勸從璟令自脫終無行意尋爲元行欽所殺天成初贈太保（册府元龜卷二百八十六）

秦王從榮明宗第二子也明宗踐阼天成初授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三年移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四

年入爲河南尹（册府元龜卷二百八十一）一日明宗謂安重誨曰近聞從榮左右有詐宣朕旨令勿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余比以從榮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佐今聞此姦憸之言豈朕之所望也鞫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賓從難處且望嚴誡遂止（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從榮爲詩與從事高輦等更相唱和自謂章句獨步于一時有詩千餘首號曰紫府集（册府元龜卷二百七十）長興中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册府元龜卷二百九十九）從榮乃請以嚴衞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秦府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從行出則張弓挾矢馳騁

盈巷旣受元帥之命卽令其府屬僚佐及四方遊士各試檄淮南書一道陳已將廓清宇內之意初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明宗顧問近臣執政以從榮名勢旣隆不敢忤旨卽奏云王官宜委從榮乃奏刑部侍郎劉贊爲王傅又奏翰林學士崔梲爲元帥府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詔令不可擬議從榮不悅退謂左右曰旣付以元帥之任而阻予請僚佐又未諭制旨也復奏刑部侍郎任贊從之（册府元龜卷二百九十九）後舉兵犯宮室敗死廢爲庶人（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案通鑑明宗紀云己丑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王淑妃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

榮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壬辰從榮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于天津橋孟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床坐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從門隙窺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擐之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林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以其首獻丙申追廢從榮爲庶人五代會要云清泰元年十二月敕故庶人重榮獲罪先帝貽禍厥身已歷歲時未嘗宅兆雖軫在原之念宜從有國之規且令中書門下商量葬禮尋據太常禮院狀奏請准唐貞觀中庶人承乾死黔州仍葬以公禮從之 五代史補秦王從榮明宗之愛子好爲詩判河南府辟高輦爲推官輦尤能爲詩賓主相遇甚歡自是出入門下者當時名士有若張杭高文蔚何仲舉之徒莫不分廷抗禮更唱迭和時于戈之後武夫用事睹從榮所爲皆不悅于是康知訓等竊議曰泰王好文交遊者多詞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則我等轉死溝壑不如早圖之高輦知其謀因勸秦王託疾此輩以所就之間須來問候請大王伏

壯士出其不意皆斬之庶幾免禍矣從榮曰至尊在上一旦如此得無危乎輦曰子弄父兵罪當笞爾不然則悔無及矣從榮猶豫不決朱幾及禍高輦棄市初從榮之敗也高輦竄于民家且落髮爲僧旣擒獲知訓以其毀形難認復使巾幘著緋驗其眞僞然後用刑輦神色自若厲聲曰朱衣纔脫白刃難逃觀者笑之

從璨明宗諸子（案五代會要以從璨爲明宗第四子册府元龜作諸子與明宗紀同今仍其舊）性剛直好客疎財意豁如也天成中爲右衛大將軍時安重誨方秉事權從璨亦不之屈重誨常以此忌之明宗幸汴留從璨爲大內皇城使一日名賓友於會節園酒酣之後戲登于御榻安從誨奏請誅之詔曰皇城使從璨朕巡幸汴州使警大內乃全乖委任但恣遨遊于予行從之園頻恣歌歡之會仍施峻法顯辱平人致彼

喧嘩達于聞聽方當立法固不黨親宜貶授房州司戶參軍仍令盡命長興中重誨之得罪也命復舊官仍贈太保册府元龜卷二百九十五

許王從益明宗之幼子也宮嬪所生明宗命王淑妃母之嘗謂左右曰惟此兒生于皇宮故尤所鍾愛長興末封許王晉高祖即位以皇后即其姊也乃養從益于宮中晉天福中以從益爲二王後改封郇國公食邑三千戶其後與母歸洛陽守陵開運末契丹主至汴以從益遙領曹州節度使復封許王與王妃尋歸西京會契丹主死其汴州節度使蕭翰謀歸北地慮中原無主軍民

大亂則己亦不能案轡徐歸矣乃詐稱契丹主命遣人迎從益于洛陽令知南朝軍國事從益與王妃逃于徽陵以避之使者至不得已而赴焉從益于崇元殿見羣官蕭翰率部衆列拜于殿上羣官趨拜于殿下乃僞署王松爲左丞相趙上交爲右丞相李式翟光鄴爲樞密使王景崇爲宣徽使餘官各有署置又以北來燕將劉祚爲權侍衛使充在京巡檢翰北歸從益餞于北郊及漢高祖將離太原從益召高行周武行德欲拒漢高祖行周等不從且奏其事漢高祖怒車駕將至闕從益與王妃俱賜死于私第時年十七時人哀之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六

十五代宋史闕文漢高祖自太原起軍建號至洛陽命郭從義先入京師受密旨殺王淑妃與許王從益淑妃臨刑號泣曰吾子母何罪吾既爲契丹所立非敢與人爭國何不且留吾兒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飯灑明宗陵人寢聞者無不泣下臣謹案隱帝朝詔使臣修漢祖實錄敘淑妃從益傳但云臨刑之日焚香侯命蓋諱之耳

重吉末帝長子爲控鶴都指揮使閔帝嗣位出爲亳州團練使末帝兵起爲閔帝所害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案通鑑云詔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李重吉幽于宋州又云遣楚匡祚殺李重吉于宋州匡祚榜捶重吉責其家財 **清泰元年昭贈太尉仍令宋州選隙地置廟**冊府元龜卷二百七十五 案閔帝有子重哲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見明宗紀歐陽史家人傳闕而不載今附載于此

雍王重美末帝第二子清泰三年封晉兵入與末帝俱自焚死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案通鑑云洛陽自聞兵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

寶山谷門者請禁之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爲百姓主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又云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案重美傳永樂大典原本有闕佚今附錄通鑑于此疑通鑑所用即本薛史原文也

史臣曰繼岌以童騃之歲當統帥之任雖成功于劍外尋求死于渭濱蓋運盡天亡非孺子之咎也從璟感厚遇之恩無苟免之意死于君側得不謂之忠乎從榮以狂躁之謀賈覆亡之禍謂爲大逆則近厚誣從璨爲權臣所忌從益爲强敵所脅俱不得其死亦良可傷哉重美聽洛民之奔亡止母后之燔爇身雖燼于紅燄言則耀乎青編童年若斯可謂賢矣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

舊五代史卷五十一終

舊五代史卷五十一攷證

唐列傳三宗室薛王存禮傳武皇子　案是書不言存禮爲武皇第幾子據五代會要太祖第二子存美第三子存霸第四子存禮第五子存渥第六子存乂第七子存確第八子存紀與是書所敘微有異同

魏王繼岌傳莊宗子也　案莊宗紀稱繼岌爲第三子然莊宗長子次子之名是書及五代會要俱不載

從璨傳從璨明宗諸子　案五代會要以從璨爲明宗第四子冊府元龜作諸子與明宗紀同今仍其舊

許王從益傳從益召高行周武行德欲拒漢高祖　案

是書但載從益拒漢事攷宋史趙上交傳云漢祖將至從益遣上交馳表獻款蓋獻款乃淑妃從益本意也歐陽史兩存之其事始備

補前魏王繼岌傳　師徒潰散自縊死　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云魏王繼岌伐蜀廻軍在道而有鄴都之變莊宗與劉后命內臣張漢賓齎急詔所在催魏魏王歸闕張漢賓乘驛倍道急行至興元西縣逢魏王宣傳詔旨王以本軍方討漢州康延孝相次繼來欲候之出山以陳凱歌漢賓督之有軍謀陳岷比事梁與漢賓熟密問張曰天子改換且是何人張色莊曰我當面奉宣詔魏王況大軍在行談何容易陳岷曰久忝知聞故敢諮問兩日來有一信風新人已即位矣復何形迹張乃說來時聞李嗣源過河未知近事岷曰魏王且請盤桓以觀其勢未可前邁張以莊宗命嚴不敢遷延督令進發魏王至渭南遇害矣　清異錄唐福慶公主下降孟知祥長興四年明宗晏駕唐室亂莊宗諸兒削髮爲苾芻間道走蜀

時知祥新稱帝爲公主
厚待猶子賜予千計

補前秦王從榮傳 復奏刑部侍郎任贊從之宋史趙上交傳秦王從榮開府兼判六軍諸衛以上交爲虞部員外郎充六軍諸衛推官李澣張沆魚崇遠皆白衣在秦府悉與上交友善累遷司封郎中充判官從榮素豪邁不遵禮法好昵羣小上交從容言曰王位尊嚴當修令德以慰民望王忍爲此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之事乎從榮怒出之歷涇秦二鎮節度判官從榮及禍僚屬皆坐斥上交由是知名

舊五代史卷五十一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二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四　唐書二十八

李嗣昭字益光武皇母弟代州刺史克柔之假子也小字進通（案原本作通進今從歐陽史改正）不知族姓所出（案歐陽史作本姓韓氏汾州太谷縣民家子）少事克柔頗謹愿雖形貌眇小而精悍有膽畧沈毅不羣初嗜酒好樂武皇微伸儆戒乃終身不飲少從征伐精練軍機乾甯初王珂王珙爭帥河中珙引陝州之軍攻珂珂求救于武皇乃令嗣昭將兵援之敗珙軍於猗氏獲賊將李璠等四年改衙內都將復援河

中敗汴軍于胡壁堡擒汴將滑禮以功加檢校僕射及
王珂請婚武皇武皇以女妻之珂赴禮於太原以嗣昭
權典河中留後事李罕之襲我潞州也嗣昭率師攻潞
州汴將丁會戰于含口俘獲三千執其將蔡延恭代李
君慶爲蕃漢馬步行營都將進攻潞州遣李存質李嗣
本以兵扼天井關汴將澤州刺史劉玘棄城而遁乃以
李存璋爲刺史梁祖聞嗣昭之師大至召葛從周謂曰
幷人若在高平當圍而取之先須野戰勿以潞州爲敵
及聞嗣昭軍韓店梁祖曰進通扼八議路此賊決于我
闕公等臨事制機勿落姦便賀德倫閉壁不出嗣昭日

以鐵騎環城汴人不敢芻牧援路斷絕八月德倫張歸厚棄城遁去我復取潞州三年汴人攻滄州劉仁恭求救遣嗣昭出師邢洺以應之嗣昭遇汴軍于沙河擊敗之獲其將胡禮進攻洺州下之獲其郡將朱紹宗九月梁祖自率軍三萬至臨洺葛從周設伏于青山口嗣昭聞梁祖至斂軍而退從周伏兵發爲其所敗偏將王郃郎楊師悅等被擒十月汴人大寇鎮定王郜告急于武皇乃遣嗣昭出師下太行擊懷孟汴將侯信守河陽不意嗣昭之師至既無守備驅市人登城嗣昭攻其北門破其外垣俄而汴將閻寶救軍至乃退天復元年河中

王珂爲汴人所擄河中晉絳諸郡皆陷四月汾州刺史李瑭謀叛納款于汴嗣昭討之三日而拔斬瑭是月汴人初得蒲絳乃大舉諸道之師來逼太原汴將葛從周陷承天軍氏叔琮營洞渦驛太原四面汴軍雲合武皇憂迫計無從出嗣昭朝夕選精騎分出諸門掩擊汴營左俘右斬或燔或擊汴軍疲于奔命又屬霖雨軍多足腫腹疾糧運不繼五月氏叔琮引退嗣昭以精騎追之汴軍委棄輜重兵仗萬計六月嗣昭出師陰地攻慈隰降其刺史唐禮張瓌是時天子在鳳翔汴人攻圍有密詔徵兵十一月嗣昭出師晉絳屯吉上堡遇汴將王友

通于平陽一戰擒之明年正月嗣昭進兵蒲縣十八日汴將朱友甯氏叔琮將兵十萬來拒二十八日梁祖自率大軍至平陽嗣昭之師大恐三月十一日有白虹貫周德威之營候者云不利宜班師翌日氏叔琮犯德威之營汴軍十餘萬列陣四合德威嗣昭血戰解之乃保軍而退汴軍因乘之時諸將潰散無復部伍德威引騎循西山而遁朱友甯乘勝陷慈隰汾等州武皇聞其敗也遣李存信率牙兵至清源應接復爲汴軍所擊汴軍營于晉祠嗣昭德威收合餘衆登城拒守汴人治攻具于西北隅四面營柵相望時鎮州河中皆爲梁有孤城

無援師旅敗亡武皇晝夜登城憂不遑食召諸將欲出保雲州嗣昭曰王勿爲此謀兒等苟存必能城守李存信曰事勢危急不如且入北蕃別圖進取朱溫兵師百萬天下無敵關東河北受他指揮今獨守危城兵亡地蹙儻彼築室反耕環壍深固則亡無日矣武皇將從之嗣昭亟爭不可猶豫未決賴劉太妃極言于內武皇且止數日亡散之衆復集嗣昭晝夜分兵四出斬將搴旗汴將保守不暇二十一日朱友寧燒營退去嗣昭追擊復收汾慈隰等州五月雲州都將王敬暉據城叛振武石善友亦爲部將契苾讓所逐嗣昭皆討平之天祐三

年汴人攻滄景劉仁恭遣使求援十一月嗣昭合燕軍三萬進攻潞州降丁會武皇乃以嗣昭爲昭義節度使案舊唐書天祐三年十二月戊辰李克用與幽州之衆同攻潞州全忠守將丁會以澤潞降太原克用以其子嗣昭爲留後甲戌全忠燒長蘆營旋軍聞潞州陷故也考嗣昭本克柔養子舊唐書以爲武皇子殊誤始嗣昭未到之前上黨有占者見一人家舍上常有氣如車蓋覘之但一貧媪而已占者謂媪有子乎曰有見爲軍士出戍于外占者心異之以爲其子將來有土地之兆也未幾丁會旣降嗣昭領兵入潞以媪家四面空缺乃駐于是舍丁會旣歸太原武皇遣使命嗣昭爲帥乃自媪舍而入理所其氣尋息聞者異之四年六月汴將

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複飛走路絕嗣昭撫循士衆登城拒守梁祖馳書說誘百端嗣昭焚其僞詔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軍民乏絕含鹽炭自生以濟貧民嗣昭嘗享諸將登城張樂賊矢中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衆心五年五月莊宗敗汴軍破夾城嗣昭知武皇棄世哀慟幾絕時大兵攻圍歷年城中士民飢死大半廛里蕭條嗣昭緩法寬租勸農務穡一二年間軍城完集三面鄰於敵境寇鈔縱橫設法枝梧邊鄙不聳胡柳之戰周德威戰沒師無行列至晚方集汴人四五萬登無石山我

軍懼形于色或請收軍保營詰旦復戰嗣昭曰賊無營壘去臨濮地遠日已晡晚皆有歸心但以精騎逗撓無令返旆晡後追擊破之必矣我若收軍拔寨賊人入臨濮俟彼整齊復來即勝負未決莊宗曰非兄言幾敗吾事軍校王建及又陳方畧嗣昭與建及分兵於土山南北爲犄角汴軍懼下山因縱軍擊之俘斬三萬級由是莊宗之軍復振十六年嗣昭代周德威權幽州軍府事九月以李紹宏代嗣昭出薊門百姓號泣請留截鐙惜別嗣昭夜遁而歸十七年六月嗣昭自德勝歸藩莊宗帳餞於戚城莊宗酒酣泣而言曰河朔生靈十年饋輓

引領鶴望俟彼破汴軍令賦不充寇孽猶在坐食軍賦
有愧蒸民嗣昭曰臣忝急難之地每一念此寢不安席
大王且持重謹守惠養士民臣歸本藩簡料兵賦歲末
春首卽舉衆復來莊宗離席拜送如家人禮是月汴將
劉鄩攻同州朱友謙告急嗣昭與李存審援之九月破
汴軍于馮翊乃班師十九年莊宗親征張文禮于鎮州
冬契丹三十萬奄至嗣昭從莊宗擊之敵騎圍之數十
重良久不解嗣昭號泣赴之引三百騎橫擊重圍馳突
出沒者數十合契丹退翼莊宗而還是時閻寶爲鎮人
所敗退保趙州莊宗命嗣昭代寶攻眞定七月二十四

日王處球之兵出至九門嗣昭設伏于故營賊至發伏擊之殆盡餘三人匿于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爲賊矢中胸嗣昭箙中矢盡拔賊矢于胸射賊一發而殪之嗣昭日暮還營所傷血流不止是夜卒嗣昭節制澤潞官自司徒太保至侍中中書令莊宗即位贈太師隴西郡王長興中詔配饗莊宗廟庭嗣昭有子七人長曰繼儔澤州刺史次繼韜繼忠繼能繼襲繼達皆夫人楊氏所生案嗣昭有子七人薛史僅言其六歐陽史仍薛史之舊據繼韜附傳有弟繼達合數之恰得七人也楊氏治家善積聚設法販鬻致家財百萬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繼韜小字留得少狡獪無賴嗣昭既卒莊宗詔諸子扶喪歸太原襄事諸子違詔以父牙兵數千擁喪歸潞莊宗令李存渥馳騎追諭兄弟俱忿欲害存渥存渥遁而獲免繼韜兄繼儔嗣昭長嫡也當襲父爵然柔而不武方在苫廬繼韜詐令三軍劫已爲留後囚繼儔于別室以事聞奏莊宗不得已命爲安義軍兵馬留後時軍前糧餉不充租庸計度請潞州轉米五萬貯于相州繼韜辭以經費不足請轉三萬有幕客魏琢牙將申蒙者因入奏公事每揣陰事報繼韜云朝廷無人終爲河南吞噬正遲速間耳由是陰謀叛計內官張居翰時爲昭義

監軍莊宗將即位詔赴鄴都潞州節度判官任圜時在鎭州亦奉詔赴鄴魏琢申蒙謂繼韜曰國家急召此二人情可知矣弟繼遠年十五六謂繼韜曰兄有家財百萬倉儲十年宜自爲謀莫受人所制繼韜曰定哥以爲何如曰申蒙之言是也河北不勝河南不如與大梁通盟國家方事之殷焉能討我無如此算乃令繼遠將百餘騎詐云于晉絳擒生遂至汴梁主見之喜因令董璋將兵應接營于潞州之南加繼韜同平章事改昭義軍爲匡義軍繼韜令其愛子二人入質于汴及莊宗平河南繼韜惶恐計無所出將脫身于契丹會有詔赦之乃

賫銀數十萬兩隨其母楊氏詣闕冀以賂免將行其弟
繼遠曰兄往與不往利害一也以反爲名何面更見天
下不如深溝峻壁坐食積粟尚可苟延歲月往則亡無
日矣或曰君先世有大功于國主上季父也弘農夫人
無恙保獲萬全及繼韜至厚賂宦官伶人言事者翕然
稱留後本無惡意姧人惑之故也嗣昭親賢不可無嗣
楊夫人亦于宮中哀訴劉皇后后每于莊宗前泣言先
人之功以動聖情由是原之在京月餘屢從畋遊寵待
如故李存渥深訶詆之繼韜心不自安復賂伶閹求歸
本鎭莊宗不聽繼韜潛令紀綱書諭繼遠欲軍城更變

望天子遣已安撫事泄斬于天津橋南二子鄴年質于汴莊宗收城得之撫其背曰爾幼如是猶知能佐父造反長復何爲至是亦誅仍遣使往潞州斬繼遠函首赴闕命繼傳權知軍州事繼達充軍城巡檢未幾詔繼傳赴闕時繼傳以繼韜所畜婢僕玩好之類悉爲已有每日料選算校不時上路繼達怒謂人曰吾仲兄被罪父子誅死大兄不仁畧無動懷而便烝淫妻妾詰責貨財慙耻見人生不如死繼達服縗麻引數百騎坐于戟門呼曰爲我反乎卽令人斬繼傳首投于戟門之內副使李繼珂聞其亂也募市人千餘攻子城門繼達登城樓

知事不濟敵孑城東門至其第盡殺其孥得百餘騎出潞城門將奔契丹行不十里麾下奔潰自剄于路隅天成初繼能爲相州刺史母楊氏卒于太原繼能繼襲奔喪行服繼能笞掠母主藏婢責金銀數因笞至死家人告變言聚甲爲亂繼能繼襲皆伏誅嗣昭諸子自相屠害幾于澌盡惟繼忠一人僅保其首領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裴約潞州之舊將也初事李嗣昭爲親信及繼韜之叛約方戍澤州因召泣而諭之曰余事故使已餘二紀每見分財享士志在平讎不幸薨歿今郎君父喪未葬郎背君親余可傳刃自殺不能送死與人衆感泣旣而

梁以董璋爲澤州刺史率衆攻城約拒久之告急于莊宗莊宗知其忠懇謂諸將曰朕于繼韜何薄于裴約何厚裴約能分逆順不附賊黨先兄一何不幸生此鴟梟乃顧李紹斌曰爾識機便爲我取裴約來朕不藉澤州彈丸之地卽遣紹斌率五千騎以赴之（案歐陽史作李存審據薛史莊宗紀亦作李紹斌疑歐陽史誤）紹斌自遼州進軍未至城已陷約被害時同光元年六月也帝聞之嗟痛不已（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八）

李嗣本鴈門人本姓張父準銅冶鎭將嗣本少事武皇爲帳中紀綱漸立戰功得補軍校乾甯中從征李匡儔爲前鋒與燕人戰得居庸關以功爲義兒軍使因賜

姓名從討王行瑜受檢校刑部尚書改威遠甯塞等軍使五年討羅弘信于魏州嗣本爲前鋒師還改馬軍都將從李嗣昭討王暉于雲州論功加檢校司空汴將李思安之圍潞州也從周德威軍于余吾嗣本率騎軍日與汴人轉鬬前後獻俘千計遷代州刺史六年從攻晉絳爲蕃漢副使都校及武皇喪事有日嗣本監護其事改雲中防禦使雲蔚應朔等州都知兵馬使加特進檢校太保九年周德威討劉守光嗣本率代北諸軍生熟吐渾收山後八軍得納降軍使盧文進武州刺史高行珪以獻幽州平論功授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十二

年莊宗定魏博劉鄩據莘縣命嗣本入太原巡守都城十三年從破劉鄩于故元城收洺磁衛三城郡六月還鎮振武八月契丹案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正傾塞犯邊其衆三十萬攻振武嗣本嬰城拒戰者累日契丹爲火車地道晝夜急攻城中兵少禦備罄竭城陷嗣本舉族入契丹有子八人四人陷于幕庭嗣本性剛烈有節義善戰多謀然治郡民頗傷苛急人以此少之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李嗣恩本姓駱案歐陽史嗣恩本吐谷渾部人而薛史不載疑有闕文年十五能騎射侍武皇于振武及鎮太原補鐵林軍小校從征王行瑜奉表獻捷加檢校散騎常侍漸轉突陣指揮使賜

姓名天祐四年逐康懷英于河西解汾州之圍加檢校司空充左廂馬軍都將戰王景仁有功加檢校司徒救河中府與梁人接戰應弦斃者甚眾而矟中其口及退莊宗親視其傷深加慰勉轉內衙馬步都將遼州刺史十二年從莊宗入魏擊劉鄩有功轉天雄軍都指揮使劉鄩之北趨樂平也嗣恩襲之倍程先入晉陽時城中無備得嗣恩兵至人百其勇鄩聞其先過乃遁莘之戰以功轉代州刺史充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稍遷振武節度使十五年追赴行在卒于太原天成初明宗敦念舊勳詔贈太尉有子二人長曰武八騎射推于軍中

嘗有時輩臂鞲鷹矜其搏擊武八持鳴鏑一隻賭其狩獲暮乃多之戰契丹于新州歿焉案遼史太祖紀二年三月合戰于新州東殺李嗣本之子武八考武八本嗣恩子而遼史以爲嗣本子蓋傳聞之誤幼曰從郎累爲行軍司馬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史臣曰嗣昭以精悍勤勞佐經綸之業終沒王事得以爲忠然其後嗣皆不免于刑戮者何也蓋殖貨無窮多財累愚故也抑苟能以清白遺子孫安有斯禍哉裴約以偏裨而效忠烈尤可貴也嗣本嗣恩皆以中涓之効參再造之功故可附于茲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舊五代史卷五十二終

舊五代史卷五十二攷證

唐列傳四李嗣昭傳初嗜酒　案歐陽史作初喜嗜酒吳縝纂誤云喜卽嗜也疑賸喜字

武皇乃以嗣昭爲昭義節度使　案舊唐書作太原李克用以其子嗣昭爲留後攷嗣昭本克柔養子舊唐書以爲武皇子殊誤

李繼韜傳命爲安義軍兵馬留後　案通鑑注云後唐改昭義爲安義蓋爲嗣昭避諱也歐陽史仍作昭義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五十二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三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五　　唐書二十九

李存信本姓張父君政回鶻部人也大中初隨懷化郡王李思忠內附因家雲中之合羅川存信通黠多數會四夷語別六蕃書善戰識兵勢初爲獻祖親信從武皇入關平賊始補軍職賜姓名大順中屢遷至馬步都校與李存孝擊張濬軍于平陽時存孝驍勇冠絕軍中皆下之唯存信與爭功由是相惡有同水火及平定潞州存孝以功領節度使既而康君立授旄鉞存孝怒大剽

潞民燒邑屋言發涕流疑存信擯已故也明年存孝得
邢洺武皇與之節鉞存孝慮存信離間欲立大功以勝
之屢請兵于武皇請兼并鎮冀存信間之不時許大順
二年武皇大舉略地山東以存信爲蕃漢馬步都校存
孝聞之怒武皇令存質代之存孝乃謀叛旣誅以存信
爲蕃漢都校從討李匡儔降赫連鐸白義誠以功檢校
右僕射從入關討王行瑜加檢校司空領郴州刺史乾
寧三年兗鄆乞師于武皇武皇遣存信營于莘縣與朱
瑄合勢以抗梁人梁祖患之遣使謂羅弘信曰河東志
在呑食河朔迴軍之日貴道堪憂而存信戢兵無法稍

侵魏之芻牧弘信怒翻然結于梁祖乃出兵三萬以攻存信存信斂衆而退爲魏人所薄委棄輜重退保洺州軍士喪失者十二三武皇怒大出師攻魏博屠陷諸邑五月存信軍于洹水汴將葛從周氏叔琮來援魏人存信與鐵林都將落落遇汴人于洹水南汴人爲陷馬坎以待之存信戰敗落落被擒九月存信敗葛從周于宗城乘勝至魏州之北門明年聞兗鄆皆陷乃班師八月從討劉仁恭師次安塞爲燕軍所敗武皇怒謂存信曰昨吾醉不悟賊至公不辨耶古三敗公始二矣存信懼泥首謝罪幾至不測自光化以後存信多稱病武皇以

兵權授李嗣昭以存信爲右校而已天復二年十月以疾卒於晉陽時年四十一（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李存孝本姓安名敬思（案新唐書存孝飛狐人與歐陽史同薛史闕載）少于俘囚中得隸紀綱給事帳中及壯便騎射驍勇冠絕常將騎爲先鋒未嘗挫敗從武皇救陳許逐黃寇及遇難上源每戰無不克捷張濬之加兵于太原也潞州小校馮霸殺其將李克恭以城叛時汴將朱崇節入潞州梁祖令張全義攻澤州李罕之告急于武皇武皇遣存孝率騎五千援之初汴人攻澤州呼罕之曰相公常恃太原輕絕大國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旬日之

內沙陁無穴自處相公何路求生耶存孝聞其言不遜選精騎五百繞汴營呼曰我沙陁求穴者俟爾肉餧軍可令肥者出鬬汴將有鄧季筠者亦以驍勇聞乃引軍戰存孝激勵部衆舞矟先登一戰敗之獲馬千匹生擒季筠于軍中是夜汴將李讜收軍而遁存孝追擊至馬牢山俘斬萬計遂退攻潞州時朝廷命京兆尹孫揆爲昭義節度使令供奉官韓歸範送旌節至平陽揆乃仗節之潞梁祖與揆牙兵三千爲紀綱時揆爲張濬副招討所部萬人八月自晉絳踰刀黃嶺趨上黨存孝引三百騎伏于長子西厓間揆褒衣大蓋擁衆而行俟其軍

前後不屬存孝出騎橫擊之擒揆與歸範及俘四五百獻于太原存孝乃急攻潞州九月葛從周棄城夜遁存孝收城武皇乃表康君立爲潞帥存孝怒不食者累日十月存孝引收潞州之師圍張濬于平陽營于趙城華州韓建遣壯士三百夜犯其營存孝諜知設伏以擊之盡殪進壓晉州西門獲賊三千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去張濬韓建亦由含口而遁存孝收晉絳以功授汾州刺史大順二年三月邢州節度使安知建叛入汴軍武皇令存孝定邢洺因授之節鉞時幽州李匡威與鎮州王鎔屢弱中山

將中分其疆土定州王處存求援于武皇武皇命存孝侵鎮趙之南鄙又令李存信李存審率師出井陘以會之併軍攻臨城柏鄉李匡威救至且議旋師李存信與存孝不協因搆于武皇言存孝望風退衄無心擊賊恐有私盟也存孝知之自恃戰功鬱鬱不平因致書通王鎔又歸款于汴案舊唐書以存孝據邢州爲大順元年事考存孝至大順二年始領邢州節鉞在元年無由得據邢州也舊唐書蓋因平潞州事而牽連書之耳新唐書與歐陽史並從薛史明年武皇自出井陘將逼眞定存孝面見王鎔陳機武皇暴怒誅先獲汴將安康八方旋師七月復出師討存孝自縛馬關東下攻平山渡滹水擊鎮州四關城王鎔懼遣使

乞平請以兵三萬助擊存孝許之新唐書王鎔失幽州助因乞盟進幣五十萬歸糧二十萬請出兵助討存孝武皇蒐于欒城李存信屯琉璃坡九月存孝夜犯存信營奉誠軍使孫考老被獲存信軍亂武皇進攻邢州深溝高壘以環之旋爲存孝衝突溝塹不成有軍校袁奉韜者密令人謂存孝曰大王俟塹成卽歸太原如塹壘未成恐無歸志尚書所畏唯大王耳料諸將孰出尚書右王若西歸雖限以黃河亦可浮渡況咫尺之洫安能沮尚書鋒銳哉存孝然之縱兵成塹居旬日深溝高塹飛走不能及由是存孝至敗城中食盡乾寧元年三月存孝登城首罪泣訴于武皇曰兒蒙

王深恩位至將帥苟非讒慝離間曷欲捨父子之恩轉附仇讎之黨兒雖褊狹設計實存信搆陷至此若得生見王面一言而死誠所甘心武皇憫之遣劉太妃入城慰勞太妃引來謁見存孝泥首請罪曰兒立微勞本無纇過但被人中傷申明無路迷昧至此武皇叱之曰爾與王鎔書狀罪我萬端亦存信教耶縶歸太原車裂于市然武皇深惜其才存孝每臨大敵被重鎧櫜弓坐矟僕人以二騎從陣中易騎輕捷如飛獨舞鐵撾挺身陷陣萬人辟易蓋古張遼甘甯之比也存孝死武皇不視事旬日私憾諸將久之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李存進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案歐陽史太祖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父佺世吏單于府案九國志孫漢昭傳云祖昉嵐州刺史父存進振武軍節度使據薛史則存進父自名佺未嘗爲刺史與九國志異重進初仕嵐州刺史湯羣爲部校獻祖誅羣乃事武皇從入關還鎮太原署牙職景福中爲義兒軍使賜姓名從討王行瑜以功授檢校常侍與李嗣昭同破王珙于河中光化三年契丹犯塞寇雲中改永州軍使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天復初破氏叔琮前軍于洞渦三年授石州刺史莊宗初嗣位入爲步軍右都檢校司空師出井陘授行營馬軍都虞候破汴軍于柏鄉論功授邢州刺史轉檢校司徒俄兼西南面行

營招討使出師收慈州授慈沁二州刺吏十二年定魏博授天雄軍都巡按使時魏人初附有銀槍効節軍强傑難制專謀騷動存進沈厚果斷犯令者梟首屍于市諸軍無不惕息靡然向風十四年擢蕃漢馬步副總管從攻楊劉戰胡柳十六年以本職兼領振武節度使時王師據德勝渡汴軍據楊村渡在上流汴人運洛陽竹木造浮橋以濟軍王師以舩渡緩急難濟存進率意欲造浮橋軍吏曰河橋須竹笮大艑兩岸石倉鐵牛以爲固今無竹石切慮難成存進曰吾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課軍造葦竹笮維大艦數十艘作土山植巨木于岸

以纔之初軍中以爲戲月餘橋成制度條直人皆服其勤智莊宗舉酒曰存進吾之杜預也賜寶馬御衣進檢校太保兼魏博馬步都將與李存審圖德勝十九年汴將王瓚率衆逼北城爲地穴火車百道進攻存進隨機拒應或經日不得食汴軍退加檢校太傅王師討張文禮于鎭州閻寶李嗣昭相次不利而歿七月存進代嗣昭爲招討進營東垣渡夾滹沲爲壘沙土散惡垣壁難成存進斬伐林樹版築旬日而就賊不能寇九月王處球盡率其衆乘其無備奄至壘門存進聞之得部下數人出鬬驅賊于橋下俄而賊大至後軍不繼血戰而歿

時年六十六同光時贈太尉存進行軍出師雖無奇迹然能以法繩其驕放營壘守戰之備特推精力議者稱之有子四人長曰漢韶（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漢韶字亨天幼有器局風儀峻整初事莊宗為定安軍使遷河東牢城指揮使時孟知祥權知太原軍府事會契丹侵北鄙表令漢韶率師進討旣而大破契丹以功加檢校右僕射同光中為蔡州刺史天成初復姓孫氏尋授彰國軍留後累加檢校太保長興中為洋州節度使末帝之起于鳳翔也漢韶與興元張虔釗各帥部兵會王師于岐山下及西師俱叛漢韶逃歸本鎮（案九國志閔帝

嗣位加特進漢詔以其父名上表讓之改檢校左僕射制曰改會稽之字抑有前文換環寶之文非無故事聞末帝即位心不安乃與張虔釗各舉其城送款于蜀洎至成都孟知祥以漢詔舊人尤善待之（案九國志漢韶與知祥敘汾上舊事及洛中更變相對感泣知祥曰豐沛故人相遇于此何樂如之于是賜第宅金帛供帳什物悉官給之）偽命永平軍節度使孟昶嗣偽位歷興元遂州兩鎮連帥累偽官至中書令封樂安郡王年七十餘卒于蜀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十八

李存璋字德璜雲中人武皇初起雲中存璋與康君立薛志勤等爲奔走交從入關以功授國子祭酒累管萬勝雄威等軍從討李匡儔改義兒軍使光化二年授澤

州刺史入為牢城使從李嗣昭討雲州叛將王暉平之改教練使檢校司空五年武皇疾篤召張承業與存璋授遺顧存璋爰立莊宗夷內難頗有力焉改河東馬步都虞候兼領鹽鐵初武皇稍寵軍士蕃部人多干擾鄽市肆其豪奪法司不能禁莊宗初嗣位銳于求理存璋得行其志抑强扶弱誅其豪首期月之間紀綱大振弭羣盜務耕稼去奸宄息倖門當時稱其材幹從破汴軍于夾城轉檢校司徒柏鄉之役為三鎮排陣使十一年從盟朱友謙于猗氏受汾州刺史汴將尹皓攻慈州逆戰敗之十三年王檀逼太原存璋率汾州之軍入城固

守授大同防禦使應蔚朔等州都知兵馬使秋契丹攻蔚州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正遣使馳木書求賂存璋斬其使契丹逼雲州存璋據守城中有古鐵車乃鎔爲兵仗以給軍士敵退以功加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使應蔚等州觀察使十九年四月以疾卒于雲州府第同光初追贈太保平章事晉天福初追贈太師有子三人彥球爲裨校戰歿于鎮州永樂大典卷一萬二百八十九

李存賢字子良本姓王名賢許州人祖啟忠父惲賢少遇亂入黃巢軍武皇破賊陳許存賢來歸景福中典義兒軍爲副兵馬使因賜姓名天祐三年從周德威赴援

上黨營于交口五年權知蔚州刺史以禦吐渾六年權沁州刺史先是州當賊境不能保守乃于州南五十里據險立栅爲治所已歷十餘年矣存賢至郡乃移復舊郡剗闢荆棘特立廨舍州民完集莊宗嘉之轉檢校司空眞拜刺史九年汴人乘其無備來攻其城存賢擊退之十一年授武州山北團練使十二年移刺慈州七月汴將尹皓攻州城存賢督軍據戰汴軍攻擊百端月餘遁去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命存賢師赴之十九年汴將段凝軍五萬營臨晉蒲人大恐咸欲歸汴或問于存賢曰河中將士欲拘公降于汴存賢曰吾奉命河

中死王事固其所也汴軍退以功加檢校司徒同光初授右武衛上將軍十一月入覲洛陽二年三月幽州李存審疾篤求入覲議擇帥代之方內宴莊宗曰吾披榛故人零落殆盡所存者存審耳今復裹疾北門之事知付何人因目存賢曰無易于卿即日授特進檢校太保充幽州盧龍節度使五月到鎮時契丹强盛城門之外烽塵交警一日數戰存賢性忠謹周慎晝夜戒嚴不遑寢食以至憂勞成疾卒于幽州時年六十五詔贈太傅存賢少有材力善角觝初莊宗在藩邸每宴私與王郁角觝鬬勝王郁頻不勝莊宗自矜其能謂存賢曰與爾

一博如勝賞爾一郡𠛠時角觝存賢勝得蔚州刺史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按存賢蔚州刺史在天祐五年蓋因角觝而得郡也歐陽史改薛史賞爾一郡爲與爾一鎭以爲盧龍節度使殊非實事

史臣曰昔武皇之起于并汾也會鹿走于中原期龍戰于大澤蓄驍果之士以備鷹犬之用故自存信而下皆錫姓以結其心授任以責其效與夫董卓之蓄呂布亦何殊哉惟存孝之勇足以冠三軍而長萬夫苟不爲叛臣則可謂良將矣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舊五代史卷五十三終

舊五代史卷五十三攷證

唐列傳五李存信傳李存信本姓張　案梁紀作張汚落蓋本名汚落賜名存信

李存孝傳位至將帥　案歐陽史作位至將相吳縝纂誤云存孝本傳止爲邢州留後未嘗爲平章事何故云位至將相耶

李存賢傳李存賢字子良本姓王名賢許州人祖啓忠父惲　案九國志李奉虔傳奉虔太原人本姓王氏祖欽唐隰州刺史父存賢佐唐武皇累著功賜姓李氏攷是書作許州人又作父惲不載其官爵與九國

志異

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　案吳縝纂誤據梁末帝紀及莊宗本紀當作十七年

汴軍退　案歐陽史作擊走梁兵吳縝纂吳云朱友謙符存審劉鄩傳載鄩討友謙存審救之而鄩敗其事始末甚明無存賢擊走梁兵之事況大將自是存審安得隱其姓而存賢獨有功乎今攷是書止作汴軍退不言存賢擊退較歐陽史爲得其實

卽日授特進檢校太保充幽州盧龍節度使　案九國志梁人攻上黨莊宗親總大軍以援之存賢先登陷

敵以功授盧龍軍節度使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五十三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四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六　　唐書三十

王鎔其先回鶻部人也遠祖沒諾干唐至德中事鎮州節度使王武俊爲騎將武俊嘉其勇幹畜爲假子號王五哥其後子孫以王爲氏四代祖廷湊事鎮帥王承宗爲牙將長慶初承宗卒穆宗命田弘正爲成德軍節度使既而鎮人殺弘正推廷湊爲留後朝廷不能制因以旄鉞授之廷湊卒子元逵尚文宗女壽安公主元逵卒子紹鼎立紹鼎卒子景崇立案新唐書藩鎮傳紹鼎卒子幼未能事以元逵次子

（紹懿爲留後紹懿卒乃復授紹鼎子景崇與薛史異）皆世襲鎭州節度使並前史有傳景崇位至太尉中書令封常山王中和二年卒鎔即景崇之子也年十歲三軍推襲父位大順中武皇將李存孝旣平邢洺因獻謀于武皇欲兼并鎭定乃連年出師以擾鎭之屬邑鎔苦之遣使求救于幽州（舊唐書云時天子蒙塵九州鼎沸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請以修和好晉軍討孟方立于邢州鎔常奉以芻糧及方立平晉將李存孝侵鎔南部鎔求援于幽州）自是燕帥李匡威頻出軍以爲鎔援時匡威兵勢方盛以鎔沖弱將有窺圖之志景福二年春匡威帥精騎數萬再來赴援會匡威弟匡儔奪據兄位匡威退無路鎔乃延入府第館于寶

壽佛寺鎔以匡威因已而失國又慼其援助之力事之如父五月鎔謁匡威于其館匡威陰遣部下伏甲刼鎔抱持之鎔曰公戒部人勿造次吾國為晉人所侵垂將覆滅賴公濟援之力幸而獲存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即並轡歸府舍鎔軍拒之竟殺匡威鎔本疏瘦時年始十七當與匡威並轡之時電雨驟作屋瓦皆飛有一人于缺垣中望見鎔鎔就之遽挾于馬上肩之而去翌日但覺項痛頭偏蓋因為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既而訪之則曰墨君和乃鼓刀之士也遂厚賞之太平廣記引劉氏耳目記云眞定墨君和幼名三旺眉目稜岸肌膚若鐵年十五六趙王鎔初即位曾見之悅而問曰此中何得崑

崙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即呼爲墨崑崙因以皁衣賜之是時常山縣邑屢爲并州中軍所侵掠趙之將卒疲于戰敵告急于燕燕王李匡威率師五萬來救之并人攻陷數城燕王聞之躬領五萬騎徑與晉師戰于元氏晉師敗績趙王感燕王之德椎牛灑酒大犒于槀城輦金二十萬以謝之燕王歸國比及境上爲其弟匡儔所拒又趙人以其有德于我遂營東圃以居之燕王自以失國又見趙王之幼乃圖之遂伏甲俟趙王之旦至即使擒之趙王請曰某承先代基構主此山河每被鄰寇侵漁困于守備賴大王武略累挫戎鋒獲保宗祧實資恩力顧惟幼懦夙有卑誠望不匆匆可伸交讓願與大王同歸衙署即軍府必不拒違燕王以爲然遂與趙王並轡而進俄有大風并黑雲起于城上大雨雷電至東角門內有勇夫袒臂旁來拳毆燕之介士即挾負趙王踰垣而走遂得歸公府問其姓名君和恐其難記但言曰硯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軍士既見主免難遂逐燕王燕王退走于東圃趙人圍而殺之趙王召墨生以千金賞之兼賜上第一區良田萬畝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祿大夫　鎔既失燕之援會武皇出師以逼眞定鎔遣使謝罪

出絹二十萬匹及具牛酒犒軍自是與鎔修好如初洎梁祖兼有山東虎視天下鎔卑詞厚禮以通和好新唐書羅紹威諷鎔絕太原共尊全忠鎔依違全忠不悅光化三年秋梁祖將吞河朔乃親征鎮定縱其軍燔鎮之關城鎔謂賓佐曰事急矣謀其所向判官周式者有口辯出見梁祖梁祖盛怒逆謂式曰王令公朋附并汾違盟爽信傲賦業已及此期于無捨式曰公爲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反欲窮兵黷武天下其謂公何新唐書李嗣昭攻洺州全忠自將擊走之得鎔與嗣昭書全忠怒引軍攻鎔周式請見全忠全忠卽出書示式曰嗣昭在者宜速遣式曰王公所與和者息人鋒鏑間耳況繼奉天子詔和解能一番紙墜北路乎太原與趙本無恩嗣昭庸肯入耶梁祖喜引式袂

而慰之曰前言戲之耳即送牛酒貨幣以犒軍式請鎔子昭祚及大將梁公儒李弘規子各一人往質于汴梁祖以女妻昭祚及梁祖稱帝鎔不得已行其正朔其後梁祖常慮河朔悠久難制會羅紹威卒因欲除移鎮定先遣親軍三千分據鎔深冀二郡以鎮守爲名又遣大將王景仁李思安帥師七萬營于柏鄉鎔遣使告急莊宗莊宗命周德威率師應之鎔復奉唐朝正朔稱天祐七年及破梁軍于高邑我軍大振自是遣大將王德明率三十七都從莊宗征伐收燕降魏皆預其功然鎔未嘗親軍遠出八年七月鎔至承天軍與莊宗同宴合盟

奉觴獻壽以申感慨莊宗以鎔父友曲加敬異爲之聲歌鎔亦報之謂莊宗爲四十六舅中飲莊宗抽佩刀斷衿爲盟許女妻鎔子昭誨因茲堅附于莊宗矣鎔自幼聰悟然仁而不武征伐出于下特以作藩數世專制四州高屏塵務不親軍政多以閹人秉權出納決斷悉聽所爲皆雕靡第舍崇飾園池植奇花異木遞相誇尚人士皆褒衣博帶高車大蓋以事嬉遊藩府之中當時爲盛（案新唐書云鎔母何有婦德訓鎔嚴至母亡鎔始黷貨財此事薛史不載）鎔宴安既久惑于左道專求長生之要常聚緇黃合鍊仙丹或講說佛經親授符錄西山多佛寺又有王母觀鎔增置館宇雕

飾土木道士王若訥者誘鎔登山臨水訪求仙迹每一出數月方歸百姓勞弊王毋觀石路既峻不通輿馬每登行僕妾數十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有閹人石希濛者姦寵用事爲鎔所嬖恆與之臥起天祐十八年冬十二月鎔自西山迴宿于鶻營莊將歸府第希濛勸之他所宦者李弘規謂鎔曰方今晉王親當矢石櫛沐風雨王殫供軍之租賦爲不急之遊盤世道未夷人心多梗久虛府第遠出遊從如樂禍之徒翻然起變拒門不納則王欲何歸鎔懼促歸希濛譖弘規專作威福多畜猜防鎔由是復無歸志弘規聞之怒使親事偏將蘇漢衡率

兵環甲至鎔前抽戈露刃謂鎔曰軍人在外已久願從王歸弘規進曰石希蒙說王遊從勞弊士庶又結搆陰邪將爲大逆臣已偵視情狀不虛請王殺之以除禍本鎔不聽弘規因命軍士聚譟斬希蒙首抵于前鎔大恐遂歸是日令其子昭祚與張文禮以兵圍李弘規及行軍司馬李藹宅並族誅之詿誤者凡數十家又殺蘇漢衡收部下偏將下獄窮其反狀親軍皆恐復不時給賜衆益懼文禮因其反側密諭之曰王此夕將坑爾曹宜自圖之衆皆掩泣相謂曰王待我如是我等焉能効忠是夜親軍十餘人自子城西門踰垣而入鎔方焚香授

籙軍士二人突入斷其首袖之而出遂焚其府第煙焰亘天兵士大亂鎔姬妾數百皆赴水投火而死軍校有張友順者率軍人至張文禮之第請為留後遂盡殺王氏之族鎔于昭宗朝賜號敦睦保定久大功臣位至成德軍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趙王梁祖加尚書令初鎔之遇害不獲其屍及莊宗攻下鎮州鎔之舊人于所焚之府第灰間方得鎔之殘骸莊宗命幕客致祭葬于王氏故塋鎔長子昭祚亂之翌日張文禮索之斬于軍門次子昭誨當鎔被禍之夕昭誨為軍人攜出府第置之地穴十餘日乃髡其髮被以僧衣屬湖南綱官李震南

還軍士以昭誨託于震震置之于茶褚中旣至湖湘乃令依南嶽寺僧習業歲給其費昭誨年長思歸震即齎送而還時鎔故將符習爲汴州節度使會昭誨來投即表其事曰故趙王王鎔小男昭誨年十餘歲遇禍爲人所匿免今尙爲僧名崇隱謹令赴闕明宗賜衣一襲令脫僧服頭之昭誨稱前成德軍中軍使檢校太傅詔中書陳狀特授朝議大夫檢校考功郎中司農少卿賜金紫符習因以女妻之其後累歷少卿周顯德中遷少府監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八

王處直案薛史王處直傳永樂大典止存王都廢立之事而處直事鈌佚今考舊唐書列傳云處直字允明處存母弟也初爲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使汴人入寇處存拒

戰不利而退三軍大譟推處直爲帥乃權知留後事汴將張存敬攻城梯衝雲合處直登城呼曰敝邑于朝廷未嘗不忠于藩鄰未嘗失禮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朱温使人報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鄰道處直報曰吾兄與太原同時立勳王室地又親鄰修好往來常道也請從此改圖温許之仍歸罪于孔目吏梁問出絹十萬疋牛酒以犒汴軍存敬修盟而退温因表授旄鉞檢校左僕射天祐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後仕僞梁授北平王檢校太尉不數歲復歸于莊宗後十餘年爲其子都廢歸私第尋卒年六十一

都本姓劉小字雲郎中山陘邑人也初有妖人李應之得于村落間養爲已子及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醫之不久病間處直神之待爲羽人始假幕職出入無間漸署爲行軍司馬軍府之事咸取決焉處直時未有子應之以都遺于處直曰此子生而有異因是都得爲處直之子其後應之

閲白丁于管內別置新軍起第于博陵坊面開一門動皆鬼道處直信重日隆將校相慮變在朝夕欲先事爲難會燕師假道伏甲于外城以備不虞昧旦入郭諸校因引軍以圍其第應之死于亂兵咸云不見其屍衆不解甲乃逼牙帳請殺都處直堅靳之久乃得免翌日賞勞籍其兵于臥內自隊長以上記于別簿漸以佗事孥戮迨二十年別簿之記畧無孑遺都既成長總其兵柄奸詐巧佞生而知之處直愛養漸有付託意時處直諸子尚幼乃以都爲節度副大使王郁者亦處直之孼子也案以下有闕文天祐十三年莊宗親征鎮州敗契丹于沙河

明年正月乘勝追敵過定州都馬前奉迎莊宗幸其府第曲宴都有愛女十餘歲莊宗與之論婚許爲皇子繼岌妻之自是恩寵特異奏請無不從同光三年莊宗幸鄴都都來朝覲留宴旬日錫賚鉅萬遷太尉侍中時周立豹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匕及明宗嗣位加中書令然以其奪據父位心深惡之初同光中祁易二州刺史都奏部下將校爲之不進戶口租賦自贍本軍天成初仍舊旣而安重誨用事稍以朝政釐之時契丹犯塞諸軍多屯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屢廢迎送漸成猜間和昭訓爲都籌畫曰主上新有四海其勢易離

可圖自安之計會朱守殷據汴州反鎭州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不協心懷怨嫉都陰知之乃遣人說建立謀叛建立僞許之密以狀聞都又與青徐岐潞梓五帥蠟書以離間之三年四月制削都在身官爵遣宋州節度使王晏球率師討之都急與王郁謀引契丹爲援洎王師攻城契丹伊塔納舊作禿餒禿餒作伊塔利今作託諾今改正率騎萬人來援都與契丹合兵大戰于嘉山爲王師所敗惟塔納以二千騎奔入定州都仗之守城呼爲諾王屈身瀝懇冀其盡力孤壘周年亦甚有備諸校或思歸嚮以其訪察嚴密殺人相繼人無宿謀故數搆不就都好聚圖書自

常山始破梁國初平令人廣將金帛收市以得爲務不責貴賤書至三萬卷名畫樂器各數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四年三月晏球拔定州時都校馬讓能降于曲陽門都巷戰而敗奔馬歸于府第縱火焚之府庫妻孥一夕俱盡惟擒塔納并其男四人弟一人獻于行在李繼陶者莊宗初畧地河朔俘而得之收養于宮中故名曰得得天成初安重誨知其本末付段徊養之爲兒徊知其不稱許其就便王都素蓄異志潛取以歸呼爲莊宗太子及都叛遂僭其服裝時俾乘墉欲惑軍士人咸知其僞競詬辱之城陷晏球獲之拘送于闕下行

至邢州遣使戮焉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史臣曰王鎔據鎮冀以稱王治將數世處直分易定以爲帥亦既重侯一則惑佞臣而覆其宗一則嬖孽子而失其國其故何哉蓋貴富斯久仁義不修目眩于妖姸耳惑于絲竹故不能防奸于未兆察禍于未萌相繼敗亡又誰咎也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舊五代史卷五十四終

舊五代史卷五十四攷證

自是燕帥李匡威頻歲出軍以爲鎔援　案太平廣記引劉氏耳目記趙王鎔方在幼冲而燕軍寇北鄙王選將拒之有勇士陳力劉幹投刺軍門願以五百人嘗寇翼日力卒于鋒刃之下幹唱凱而還據是書鎔方以燕帥爲援未嘗與燕軍戰疑耳目記傳聞之誤

館于寶壽佛寺　案歐陽史作館于梅子園

和昭訓爲都籌畫　和昭訓宋史趙上交傳作和少微

都又與靑徐岐潞梓五帥蠟書以離間之　案通鑑作靑徐潞益梓五帥胡三省注云是時靑帥霍彥威徐

帥房知温潞帥毛璋益帥孟知祥梓帥董璋是書有岐帥而無益帥與通鑑異歐陽史從是書

托諾舊作禿餒今改

舊五代史卷五十四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七　唐書三十一

康君立蔚州興唐人世爲邊豪乾符中爲雲州牙校事防禦使段文楚時羣盜起河南天下將亂代北仍歲阻飢諸部豪傑咸有嘯聚邀功之志會文楚稍削軍人儲給戍兵咨怨君立與薛鐵山程懷信王行審李存璋等謀曰段公懦人難與共事方今四方雲擾武威不振丈夫不能于此時立功立事非人豪也吾等雖權係部衆然以雄勁聞于時者莫若沙陁部復又李振武父子勇

冠諸軍吾等合勢推之則近北之地旬日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君立等乃夜謁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亂天子付將臣以邊事歲偶飢荒便削儲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當共除虐帥以謝邊人孰敢異議者武皇曰明天子在上舉事當有朝典公等勿輕議予家尊遠在振武萬一相迫俟予稟命君立等曰事機已泄遲則變生曷俟千里咨稟案通鑑考異引趙鳳紀年錄云邊校程懷信康君立等十餘帳曰謀于太祖之門疑非事實新唐書作夜謁克用通鑑作潛詣蔚州說克用皆以薛史爲據眾因聚譟擁武皇比及雲州眾且萬人師營鬬雞臺城中械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既收城推武

皇爲大同軍防禦留後衆狀以聞朝廷不悅詔徵兵來
討俄而獻祖失振武武皇失雲州朝廷命招討使李鈞
幽州李可舉加兵于武皇攻武皇于蔚州君立從擊可
舉之師屢捷及獻祖入達靼君立保感義軍武皇授鴈
門節度以君立爲左都押牙從入關逐黃孽收長安武
皇還鎭太原授檢校工部尚書先鋒軍使文德初李罕
之旣失河陽來歸於武皇且求援焉乃以君立充南面
招討使李存孝副之帥師二萬助罕之攻取河陽三月
與汴將丁會牛存節戰于沇河臨陣之次騎將安休休
叛入汴軍君立引退八月授汾州刺史大順元年潞州

小校安居受反武皇遣君立討平之授檢校左僕射昭義節度使自武皇之師連歲畧地于邢洺攻孟方立君立常率澤潞之師以爲犄角景福初檢校司徒食邑千戸二年李存孝據邢州叛武皇命君立討之以功加檢校太保乾甯初存孝平班師存孝旣死武皇深惜之怒諸將無解愠者初李存信與存孝不叶屢相傾奪而君立素與存信善九月君立至太原武皇會諸將酒博因語及存孝事流涕不已時君立以一言忤旨武皇賜酖而殂案通鑑考異引唐遺錄作君立被杖死與薛史異時年四十八明宗卽位以念舊之故詔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八

薛志勤蔚州奉誠人小字鐵山初爲獻祖帳中親信乾符中與康君立共推武皇定雲中以功授右牙都校從入達靼武皇授節鴈門志勤領代北軍使從入關收京城以功授檢校工部尚書河東右都押牙先鋒右軍使從武皇救陳許平黃巢武皇遇難于上源驛汴將楊彥洪連車樹柵遮絕巷陌時騎從皆醉宴席旣闌汴軍四面攻傳舍志勤攄勇冠絕復酒膽激壯因獨登驛樓大呼曰朱僕射負恩無行邀我司空圖之吾三百人足以濟事因彎弧發矢無虛發汴人斃者數十志勤私謂武皇曰事急矣如至五鼓吾屬無遺類矣可速行因扶武

皇而去雷雨暴猛汴人扼橋志勤以其屬血戰擊敗之得侍武皇還營由是恩顧益厚大順初張濬以天子之師來侵太原十月大軍入陰地志勤與李承嗣率騎三千抗之敗韓建之軍于蒙坑進收晉絳以功授忻州刺史二年從討鎮州收天長臨城志勤皆先登陷陣勇敢無前王暉據雲州叛討平之以志勤爲大同軍防禦使檢校司空乾甯初代康君立爲昭義節度使光化元年十二月以疾卒于潞時年六十二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三百六十六

史建瑭字國寶父敬思雁門人仕郡至牙校武皇節制雁門敬思爲九府都督從入關定京師及鎭太原爲禆

將中和四年從援陳許爲前鋒敗黃巢于汴上追賊至徐兗常將騎挺身酣戰勇冠諸軍是時天下之師雲集軍中無不推服六月衞從武皇入汴州舍于上源驛是夕爲汴人圍攻敬思方大醉因蹶然而興操弓與汴人鬭矢不虛發汴人死者數百夜分冒雨方達汴橋左右扶武皇決圍而去敬思後拒血戰而歿武皇還營知失敬思流涕久之建瑭以父廕少仕軍門光化中典昭德軍與李嗣昭攻汾州率先登城擒叛將李瑭以獻授檢校工部尚書李思安之圍上黨也建瑭爲前鋒與總管周德威赴援時汴人夾城深固援斷絕建瑭日引精騎

設伏擒生夜犯汴營驅斬千計敵人不敢芻牧汴將王景仁營于柏鄉建瑭與周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戰日已晡晚汴軍有歸志建瑭督部落精騎先陷其陣夾攻魏滑之間遂長驅追擊夜入柏鄉俘斬數千計論功加檢校左僕射師旋留戍趙州汴將氏延賞數犯趙之南鄙建瑭設伏柏鄉獲延賞獻之九年梁祖親攻蓨縣時王師並攻幽州聲言汴軍五十萬將寇鎮定都將符存審謂建瑭曰梁軍倘以五十萬來我等何以待之裨將趙行實曰走入土門爲上策存審曰事未可知但老賊在東別將西來尙可徐圖不旬日楊師厚圍棗彊賀德

倫圍蓨縣梁祖自至攻城甚急存審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數人今西道無兵坐滋賊勢何以爲謀賊若不下蓨阜必西攻深冀與公等料閱騎軍偵覘賊勢乃選精騎八百趨信都存審扼下博橋建瑭與李嗣肱分道擒生建瑭乃分麾下三百騎爲五軍案歐陽史建瑭分爲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薛史作三百騎史異文也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掠梁軍之芻牧者還會下博橋翌日諸軍皆至獲芻牧者數百人聚而殺之縱數十令其逸去各曰沙陀軍大至矣梁軍震恐明日建瑭嗣肱爲梁軍服色與芻牧者相雜晡晚及賀德倫寨門殺守

門者縱火大譟俘斬而去是夜梁祖燒營而遁北至貝州迷失道路委棄兵仗不可勝計十二年魏博歸款建瑭與符存審前軍屯魏縣十三年敗劉鄩于元城收澶州以建瑭爲刺史檢校司空外衙騎軍都將尋歷貝相二州刺史屯于德勝十八年與閻寶討張文禮爲馬軍都將八月收趙州獲刺史王鋋進逼鎮州爲流矢中卒于軍時年四十六案歐陽史作四十二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八十三

李承嗣代州雁門人父佐方承嗣少仕郡補右職中和二年從武皇討賊關輔爲前鋒王師之攻華陰黃巢令僞客省使王汀會軍機于黃揆承嗣擒之以獻賊平以

功授汾州司馬改榆次鎮將光啟初從討蔡賊于陳許
上源之難遣承嗣奉表行在陳訴其事觀軍容田令孜
館而慰諭令達情于武皇姑務叶和仍授以左散騎常
侍朱玫之亂遣承嗣率軍萬人援鄜州至渭橋迎扈車
駕王行瑜既殺朱玫承嗣會鄜夏之師入定京城獲僞
相裴澈鄭昌圖函送朱玫襄王首獻于行在駕還宮賜
號迎鑾功臣檢校工部尚書守嵐州刺史賜犒軍錢二
萬貫時車駕初還三輔多盜承嗣案兵警蹕輦轂乂安
及還屯于鄜留別將馬嘉福五百騎宿衞孟方立之襲
遼州也武皇遣承嗣設伏于榆社以待之邢人既至承

嗣發伏擊其歸兵大敗之獲其將奚忠信以功授洺州刺史及張濬之加兵于太原也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率一軍攻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師旋改教練使檢校司徒乾寗二年兗鄆爲汴人所攻勢漸危蹙使乞師于武皇遣承嗣帥三千騎假道于魏渡河援之時李存信屯于莘縣旣而羅弘信背盟掩擊王師因玆隔絕及瑄瑾失守承嗣與朱瑾史儼同入淮南承嗣史儼皆驍將也淮人得之軍聲大振（十國春秋吳列傳太祖署爲淮南行軍副使）武皇深惜之如失左右乃遣趙岳間道使于淮南請歸承嗣等楊行密許之遣使陳

令存請修好于武皇其年九月汴將龐師古葛從周出師將收淮南朱瑾率淮南軍三萬與承嗣設伏于清口大敗汴人生獲龐師古行密嘉其雄才留而不遣仍奏授檢校太尉領鎮海軍節度使天祐九年淮人聞莊宗有柏鄉之捷乃以承嗣爲楚州節度使以張犄角十七年七月卒于楚州時年五十五永樂大典卷二萬三百五十

史儼代州雁門人以便騎射給事于武皇爲帳中親將驍果絕衆善擒生設伏望塵揣敵所向皆捷自武皇入定三輔誅黃巢每出師皆從乾甯中從討王行瑜次渭北遣史儼率五百騎護駕石門時京城大擾士庶多散

布南山儼分騎警衞比駕還京盜賊不作以功檢校右散騎常侍屯于三橋者累月昭宗寵錫優異明年與李承嗣率騎渡河援兗鄆時汴軍雄盛自青徐兗鄆柵壘相望儼與騎將安福順等（案史儼援兗鄆在乾甯二年冬薛史梁太祖紀正月擒蕃將安福順然則安福順不當與史儼同行疑傳文有訛字）每以數千騎直犯營壘左俘右斬汴軍爲之披靡及朱瑾失守與李承嗣等奔淮南淮人比善水軍不閑騎射既得儼等軍聲大振尋挫汴軍于清口其後併鍾傳擒杜洪剗錢鏐成行密之霸迹者皆儼與承嗣之力也淮人館遇甚厚妻孥第舍必推其甲故儼等盡其死力（十國春秋云儼累官滁州刺史）天祐十三年

卒于廣陵

蓋寓蔚州人祖祚父慶世爲州之牙將武皇起雲中寓與康君立等推轂佐佑之因爲腹心武皇節制雁門署職爲都押牙領嵐州刺史洎移鎮太原改左都押牙檢校左僕射武皇與之決事言無不從凡出征伐靡不衛從 案通鑑光啓二年駕幸興元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于我今不誅朱玫黜李熅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又通鑑考異引紀年錄云僞使至太原太祖詰其事狀曰皆朱玫所爲將斬之以徇大將蓋寓等言云云太祖燔僞詔械其使馳檄喻諸鎮曰今月二十日得襄王僞詔及朱玫文字云田令孜脅遷鑾駕播越梁洋行至半途六軍變擾遂至蒼黃而宴駕不知弑逆者何人永念丕基不可無主昨四鎮藩后推朕纂承已于正殿受册畢改元大赦者李熅出自贅旒名汙藩邸智昏菽麥識昧機權李符擄之以塞詞朱玫賣之

以爲利呂不韋之奇貨可見奸邪蕭世誠之土囊期于匪夕近者當道徑差健步奉表起居行朝現住巴梁宿衞比無騷動而朱玫脅其孤騃自號台衡敢首亂階明言晏駕煢惑藩鎭陵弱廟朝云云案此事甚有關係不知薛史何以不載今附錄于此乾甯二年從入關討行瑜特受檢校太保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領容管觀察經畧使光化初車駕還京授檢校太傅封成陽郡公寓性通黠多智數善揣人主情武皇性嚴急左右難事無委遇者小有違忤即寘于法唯寓承顏希旨規其趨向婉詞順意以盡參裨武皇或暴怒將吏事將不測寓欲救止必佯佐其怒以責之武皇怡然釋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以爲喻自武皇鎭撫太原最推親信中外將吏無不景附朝廷藩

鄰信使結託先及武皇次入寓門既總軍中大柄其名振主梁祖亦使奸人離間暴揚于天下言蓋寓已代李聞者寒心武皇畧無疑間初武皇既平王行瑜旋師渭北暴雨六十日諸將或請入覲且云天顏咫尺安得不行覲禮武皇意未決寓白曰車駕自石門還京寢未安席比為行瑜兄弟驚駭乘輿今京師未寧奸宄流議大王移兵渡渭必恐復動宸情君臣始終不必朝覲但歸藩守姑務勤王是忠臣之道也武皇笑曰蓋寓尚阻吾入覲況天下人哉即日班師天祐二年三月寓病篤武皇日幸其第手賜藥餌初寓家每事珍膳窮極海陸精

于府饌武皇非寓家所獻不食每幸寓第其往如歸恩寵之洽時無與比及其卒也哭之彌慟莊宗即位追贈太師（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八）

伊廣字言（案原缺一字）元和中右僕射愼之後廣中和末除授忻州刺史遇天下大亂乃委質于武皇廣襟情灑落善占對累歷右職授汾州刺史時武皇主盟諸侯景附軍機締結聘遺旁午廣奉使稱旨累遷至檢校司徒乾甯四年從征劉仁恭武皇之師不利于成安寨廣歿于賊有女爲莊宗淑妃子承俊歷貝遼二州刺史（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八）

李承勳者與廣同爲牙將善于奉使名聞軍中承勳累遷至太原少尹劉守光之僭號也莊宗遣承勳往使問其釁端承勳至幽州見守光如藩方聘問之禮謁者曰燕王爲帝矣可行朝禮承勳曰吾大國使人太原亞尹是唐帝除授燕主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聞之不悅拘留于獄數日而出詰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君能臣我王則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會王師討守光承勳竟歿于燕（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八）

史敬鎔太原人事武皇爲帳中綱紀甚親任之莊宗初嗣晉王位李克寧陰搆異圖將害莊宗事發有日矣克

寧密引敬鎔以邪謀告既而敬鎔上白貞簡太后惶駭召張承業李存璋等圖之克甯等伏誅以功累歷州郡同光初爲華州節度使移鎮安州天成中入爲金吾上將軍期年復授鄧州至鎮數月卒贈太尉（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八十三）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終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攷證

唐列傳七康君立傳君立等乃夜謁武皇　案通鑑攷異引趙鳳紀年錄云邊校程懷信康君立等十餘帳日譁於太祖之門疑非事實新唐書作夜謁克用通鑑作潛詣蔚州說克用皆以是書爲據

武皇賜酖而殂　案通鑑攷異引唐遺錄以君立爲杖死與是書異

史建瑭傳建瑭乃分麾下三百騎爲五軍　案歐陽史作建瑭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是書作三百騎史異文也

時年四十六　案歐陽史作四十二
史儼傳儼與騎將安福順等每以數千騎直犯營壘
案史儼援兗鄆在乾甯二年冬是書梁太祖紀正月
擒蕃將安福順然則安福順不當與史儼同行疑傳
文有訛字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八　　唐書三十二

周德威字鎭遠小字陽五朔州馬邑人也初事武皇爲帳中騎督驍勇便騎射膽氣智數皆過人久在雲中諳熟邊事望烟塵之警懸知兵勢乾寧中爲鐵林軍使從武皇討王行瑜以功加檢校左僕射移內衙軍副光化二年三月汴將氏叔琮率眾逼太原有陳章者以虓勇知名眾謂之夜叉言于叔琮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請賞以郡陳章嘗乘驄馬朱甲以自異武皇戒德

威曰我聞陳夜义欲取爾求郡宜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大言未知鹿死誰手他日致師戒部下曰如陣上見陳夜义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僞退陳章縱追之德威背揮鐵檛擊墮馬生獲以獻（按通鑑作以戟擒之與薛史異）由是知名天復中我師不利于蒲縣汴將朱友寧氏叔琮來逼晉陽時諸軍未集城中大恐德威與李嗣昭選募鋭兵出諸門攻其壘擒生斬馘汴人枝梧不暇乃退天祐三年與李嗣昭合燕軍攻潞州降丁會以功加檢校太保代州刺史代嗣昭爲藩漢都將李思安之寇潞州也德威軍于余吾時汴軍十萬築夾城圍潞州內外斷絕

德威以精騎薄之屢敗汴人進營高河令遊騎邀其芻牧汴軍閉壁不出乃自東門山口築甬道樹柵以通夾城德威之騎軍倒牆堙塹日數十戰前後俘馘不可勝紀梁有驍將黃角鷹方骨崙皆生致之五年正月武皇疾篤德威退營亂柳武皇厭代四月命德威班師時莊宗初立德威外握兵柄頗有浮議內外憂之德威既至單騎入謁伏靈柩哭哀不自勝由是羣情釋然是月二十四日從莊宗再援潞州二十九日德威前軍營橫碾距潞四十五里五月朔晨霧晦暝王師伏于三垂崗下翌日直趨夾城斬關破壘梁人大敗解潞州之圍初德

威與李嗣昭有私憾武皇臨終顧謂莊宗曰進通忠孝不負我重圍累年似與德威有隙以吾命諭之若不解重圍殁有遺恨莊宗逹遺旨德威感泣由是勵力堅戰竟破强敵與嗣昭歡愛如初以功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六年岐人攻靈夏遣使來求助德威渡河以應之師還授蕃漢馬步總管七年十一月汴人據深冀汴將王景仁軍八萬次柏鄉鎮州節度使王鎔來告難帝遣德威率前軍出井陘屯于趙州十二月帝親征二十五日進薄汴營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上汴將韓勍率精兵三萬鎧甲皆被繒綺金銀炫曜望之森然

我軍懼形于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結陣而來觀其形勢志不在戰欲以兵甲耀威耳我軍人乍見其來謂其鋒不可當此時不挫其銳吾軍不振矣乃遣存璋諭諸軍曰爾見此賊軍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沽傭販虛有表耳縱被精甲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爲資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没數四是日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莊宗曰我提孤軍救難解紛三鎮烏合之衆利在速戰卿欲持重吾懼其不可使也德威曰鎮定之士長于守城列陣野戰素非便習我師破賊惟恃騎軍平田

廣野易爲施功今壓賊營令彼見我虛實則勝負未可必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德威患之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欲速戰將烏合之徒欲當劇賊所謂不量力也去賊咫尺限此一渠水彼若早夜以畧彴渡之吾族其爲俘矣若退軍鄗邑引賊離營彼出則歸復以輕騎掠其芻餉不踰月敗賊必矣承業入言莊宗乃釋然德威得降人問之景仁下令造浮橋數日果如德威所料二十七日乃退軍保鄗邑八年正月二日德威率騎軍致師于栢鄉設伏于村塢間令三百騎以壓汴營王景仁悉其衆結陣而來德威轉戰而退汴軍因而乘之至于鄗邑

南時步軍未成列德威陣騎河上以抗之亭午兩軍皆陣莊宗問戰時德威曰汴軍氣盛可以勞逸制之造次輕力殆難與敵古者師行不踰一舍蓋慮糧餉不給士有飢色今賊遠來決戰縱挾糗糒亦不遑食晡晚之後飢渴內侵戰陣外廹士心即倦將必求退乘其勞弊以生兵制之縱不大敗偏師必喪以臣所籌利在晡晚諸將皆然之時汴軍以魏博之人爲右廣宋汴之人爲左廣自未至申陣勢稍却德威麾軍呼曰汴軍走矣塵埃漲天魏人收軍漸退莊宗與史建瑭安金全等因衝其陣夾攻之大敗汴軍殺戮殆盡王景仁李思安僅以身

免獲將校二百八十人八月劉守光僭稱大燕皇帝十二月遣德威率步騎三萬出飛狐與鎮州將王德明定州將程嚴等軍進討九年正月收涿州降刺史劉知溫五月七日劉守光令驍將單廷珪督精甲萬人出戰德威遇于龍頭崗初廷珪謂左右曰今日擒周陽五旣臨陣見德威廷珪單騎持槍躬追德威垂及德威側身避之廷珪少退德威奮檛擊墮其馬生擒廷珪賊黨大敗斬首三千級獲大將李山海等五十二人十二日德威自涿州進軍艮鄉大城守光旣失廷珪自是奪氣德威之師屢收諸郡降者相繼十年十一月擒守光父子幽

州平十二月授德威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德威性忠孝感武皇獎遇嘗思臨難忘身案遼史周德威初至鎮盧文進引遼師攻之城幾陷以救得免此事薛史列傳不載十二月汴將劉鄩自洹水乘虛將寇太原德威在幽州聞之徑以五十騎馳入土門聞鄩軍至樂平不進德威徑至南宮以候汴軍初劉鄩欲據臨淸以扼眞定轉餉之路行至陳宋口德威遣將擒數十人皆傳及于背爇而遣之旣至謂劉鄩曰周侍中已據宗城矣德威其夜急騎扼臨淸劉鄩乃入貝州是時德威若不至則勝負未可知也十四年三月契丹寇新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陽遼史太祖紀神册二年三月辛亥攻幽州節度

使周德威以幽并鎮定魏五州兵拒戰于居庸關之西戰于新州東大破之斬首三萬級又通鑑契丹主帥眾三十萬德威眾寡不敵大爲契丹所敗敵眾攻僅一百日外援未至德威撫循士眾晝夜乘城竟獲保守十五年我師營麻口渡將大舉以定汴州德威自幽州率本軍至十二月二十三日軍次胡柳陂詰旦騎報曰汴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德威奏曰賊倍道而來未成營壘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賊疆須決萬全之策此去大梁信宿賊之家屬盡在其間人之常情孰不以家國爲念以我深入之眾抗彼激憤之軍不以方畧制之恐難必勝王但按軍保栅臣以騎軍疲之使彼不得下營際晚糧餉不給

進退無據因以乘之破賊之道也莊宗曰河上終日挑戰恨不遇賊今款門不戰非壯夫也乃率親軍成列而出德威不獲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其死所矣莊宗與汴將王彥章接戰大敗之德威之軍在東偏汴之游軍入我輜重衆駭奔入德威軍因紛擾無行列德威兵少不能解父子俱戰歿先是鎭星犯上將星占者云不利大將是夜收軍德威不至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喪我良將吾之咎也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懔懔然有肅殺之風中興之朝號爲名將及其歿也人皆惜之同光初追贈太師天成中詔與李嗣昭符存審

配饗莊宗廟廷晉高祖卽位追封燕王子光輔歷汾汝州刺史永樂大典卷九千九百九十七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邱人案歐陽史義兒傳惟符存審不在其列別自爲傳蓋存審子彥卿有女爲宋太宗后故存其本姓也舊名存父楚本州牙將存審少豪俠多智算言兵家事乾符末河南盜起存審鳩率豪右庇捍州里會郡人李罕之起自羣盜授光州刺史因往依之中和末罕之爲蔡寇所逼棄郡投諸葛爽存審從至河陽爲小校屢戰蔡賊有功諸葛爽卒罕之爲其部將所逼出保懷州部下分散存審乃歸于武皇武皇署右職令典義兒軍賜姓名存審性謹厚寵遇日隆自

是武皇四征存審常從所至立功從討赫連鐸冒及死
戰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瘡日夕臨問乾寧初討李匡
儔存審前軍拔居庸關明年從討邠州時邠之勁兵屯
龍泉寨四面懸崕石壁險固存審奮力拔之師旋授檢
校左僕射副李嗣昭討李瑭于汾州擒之以功改左右
廂步軍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授蕃漢馬兵副指揮使與
李嗣昭降丁會于上黨從周德威破賊于夾城加檢校
司徒授忻州刺史領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七年檢校太
保充蕃漢總管莊宗擊汴人于栢鄉留存審守太原三
月代李存璋戍趙州九年梁祖攻蓨縣存審與史建瑭

李嗣肱赴援屯下博橋汴人驚亂燒營而遁以功遥領邢洺磁團練使十二年魏博歸款于莊宗遣存審率前鋒據臨清以俟進取莊宗入魏存審屯魏縣以抗劉鄩六月鄩營莘縣存審與貟定之師營莘西三十里一日數戰八月率師攻張源德于貝州十三年二月劉鄩自莘率衆來襲我魏州存審以大軍踵其後戰于故元城大敗汴人從收澶衛磁洺等州秋邢州閻寶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邢洺磁等州觀察使十月戴思遠棄滄州毛璋以城降授存審檢校太傅橫海軍節度使兼領魏博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年就加平章事十四年八月將

兵援周德威于幽州敗契丹之衆冬敗汴將安彥之于楊劉諸軍進營麻口時梁將謝彥章營行臺村莊宗勇于接戰每以輕騎當之遇窘者數四存審每俟其出必叩馬諫曰王將復唐宗社宜爲天下自愛搴旗挑戰一劍之任無益聖德請責効於臣古人不以賊遺君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莊宗郎時廻駕十二月戰于胡柳晡晚之後存審引所部銀槍効節軍敗梁軍于土山下是日辰巳間周德威戰殁一軍逗撓梁軍四集存審與其子彥圖冒刃血戰出殁賊陣與莊宗軍合午後師復集擊敗汴人十六年春代周德威爲內外蕃漢馬步

總管于德勝口築南北城以據之七月汴軍王瓚自黎陽渡河寇澶州存審拒戰瓚退營于楊村渡控我上游自是日與交鋒對壘經年大小凡百餘戰十七年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于我遣存審與李嗣昭將兵赴之九月次河中進營朝邑時河中久臣于梁衆持兩端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懼其翻覆將急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逼我營會望氣者言西南黑氣如鬬雞之狀當有戰陣存審曰我方欲決戰而形于氣象得非天贊歟是夜閱其衆詰旦進軍梁軍來逆戰大敗之追斬二千餘級自是梁軍保壘不出存審謂嗣昭曰吾

初懼劉鄩據渭河偏師既敗彼若退歸懼我踵之獸窮搏人勿謂無事可開其歸路然後追奔乃令王建及牧馬于沙苑劉鄩尹皓知之保衆退去遂解同州之圍（歐陽史鄩以爲晉軍且懈乃夜遁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存審畧地至奉先謁諸帝陵乃班師十八年王師討張文禮于鎮州李嗣昭李存進相次戰殁十九年遣存審率師進攻叛帥于城下文禮之將李再豐陰送款于存審我師中夜登城擒文禮之子處球等露布以獻鎮州平以功加檢校太傅兼侍中二十年正月師旋于魏州莊宗出城迎勞就第宴樂無何契丹犯燕薊郭崇韜奏曰汴寇未平繼韜背叛

北邊捍禦非存審不可上遣中使諭之存審卧病羸瘠附奏曰臣効忠稟命靡敢爲辭但痾恙纏綿未堪祗役旣而詔存審以本官充幽州盧龍節度使自鎭州之任同光初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食邑千戶賜號忠烈扶天啟運功臣十月平梁遷都洛陽存審以身爲大將不得預收復中原之功舊疾愈作堅求入覲尋醫以情告郭崇韜時崇韜自負一時佐命之功無出已右功名事望素在存審之下權勢旣隆人士輻湊不欲存審加于已上每有章奏求覲卽陰沮之存審妻郭氏泣訴於崇韜曰吾夫于國粗効驅馳與公鄉里親舊

公忍令死棄北荒何無情之如是崇韜益慙懟明年春疾甚上章懇切乞生覲天顏不許存審伏枕而歎曰老夫歷事二主垂四十年幸而遇今日天下一家遠夷極塞皆得面覲彤墀射鉤斬袪之人孰不奉觴丹陛獨予壅隔豈非命哉漸增危篤崇韜奏請許存審入覲四月制授存審宣武軍節度使諸道蕃漢馬步總管詔未至五月十五日卒于幽州官舍時年六十三遺命葬太原存審遺奏陳敘不得面覲詞旨悽惋莊宗震悼久之廢朝三日贈尚書令存審少在軍中識機知變行軍出師法令嚴明決策制勝從無遺悔功名與周德威相匹皆

近代之良也常戒諸子曰予本寒家少小攜一劍而違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無一生身方及此前後矢傷百餘乃出鏃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爲戒存審微時嘗爲俘因將就戮于郊外臨刑指危垣謂主者曰請就戮于此下冀得壞垣覆尸旅魂之幸也主者哀之爲移次焉遷延之際主將擁妓而飲思得歌者以助歡妓曰俘囚有符存審者妾之舊識每令擊節以贊歌令主將欣然馳騎而捨之豈非命也（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一十八）

彥超存審之長子也少事武皇累歷牙職存審卒莊宗

以彥超爲汾州刺史同光末魏州軍亂詔彥超赴北京巡檢先是朝廷令內官呂鄭二人在太原一監兵一監倉庫及明宗入洛皇弟存霸單騎奔河東與呂鄭謀殺彥超與留守張憲彥超覺之密與憲謀未決部下大譟州兵畢集張憲出奔是夕軍士殺呂鄭存霸于衙城詰旦聞洛城禍變彥超告諭三軍（宋史張昭傳云昭爲張憲推官莊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戍將應之憲死有害昭者執之以送彥超彥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又逼昭爲榜安撫軍民）明宗又令其弟龍武都虞候彥卿馳騎安撫六月彥超入覲明宗召見撫諭尋授晉州留後未行會其弟前曹州刺史彥饒平宣武亂軍明宗喜召彥超謂之

曰吾得爾兄弟力餘更何憂爾爲我往河東撫育耆舊卽授北京留守太原尹明年冬移授昭義節度使四年授驍衞上將軍改金吾上將軍長興元年授泰寧軍節度使尋移鎭安州彥超厮養中有王希全者小字佛留粗知書計委主貨財歲久耗失甚多彥超止于訶譴而已應順元年正月佛留聞朝廷多事因與任貨兒等謀亂一夕扣門言朝廷有急遞至彥超出自廳事佛留挾刃害之詰旦本州節度副使李端召州兵攻佛留等殺之餘衆奔淮南擒彥超部將趙温等二十六人誅之彥超贈太尉存審次子彥饒晉史有傳次彥卿皇朝歷官鳳翔

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封魏王令居于洛陽次彥能終于楚州防禦使次彥琳仕皇朝爲金吾上將軍卒于任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八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終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攷證

唐列傳八周德威傳有陳章者以驍勇知名衆謂之夜义言於叔琮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請賞以郡　案歐陽史作梁軍圖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與是書微異

德威前軍營橫磧　橫磧莊宗紀作黃展

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　案歐陽史祇載德威勉諭其衆卽告莊宗曰賊兵甚銳未可與爭不載精騎擊退賊兵之事攷下文有去賊咫

尺限此一渠水云云則賊渡河而退一節紀載殊不
可闕
德威遣將擒數十人皆傳刃於背縶而遣之　案通鑑
從莊宗實錄作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
周侍中已據宗城矣　宗城通鑑作臨清攷異曰劉鄩
見在宗城薛史云周侍中據宗城蓋臨清字誤耳
符存審傳以功遙領邢洺磁團練使　案歐陽史作遷
領邢州團練使
秋邢州閻寶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　案五代會要同
光元年始改邢州爲安國軍據是書此傳則晉人得

邢州郎改軍額疑會要誤也詳見通鑑攷異

符彥超傳皇弟存霸單騎奔河東與呂鄭謀殺彥超與留守張憲　案歐陽史作張憲欲納存霸是書作存霸謀殺張憲彥超兩史紀載微異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九　唐書三十三

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鴈門人也父弘正崇韜初爲李克修帳下親信克脩鎭昭義崇韜累典事務以廉幹稱克脩卒武皇用爲典謁奉使鳳翔稱旨署教練使崇韜臨事機警應對可觀莊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爲中門副使與孟知祥李紹宏俱參機要俄而紹宏出典幽州留事知祥懇辭要職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厚忠而獲罪知祥懼求爲外任妻瓊華公主泣請于貞簡

太后莊宗謂知祥曰公欲避路當舉其代知祥因舉崇韜乃署知祥爲太原軍在城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務艱難戰伐靡所不從十八年從征張文禮于鎮州契丹引衆至新樂王師大恐諸將咸請退還魏州莊宗猶豫未決崇韜曰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正）祇爲王都所誘本利貨財非敦鄰好苟前鋒小衄遁走必矣況我新破汴寇威振北地乘此驅攘焉往不捷且事之濟否亦有天命莊宗從之王師果捷明年李存審收鎮州遣崇韜閱其府庫或以珍貨賂遺一無所取但市書籍而已莊宗卽位于魏州崇韜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充樞密使是

時衛州陷于梁澶相之間寇鈔日至民流地削軍儲不給羣情恟恟以爲霸業終不能就崇韜寢不安席俄而王彥章陷德勝南城敵勢滋蔓汴人急攻楊劉城明宗在鄆音驛斷絶莊宗登城四望計無所出崇韜啟曰段凝阻絶津路苟王師不南鄆州安能保守臣請于博州東岸立柵以固通津但慮汴人偵知往來薄我請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以挑戰如三四日間賊軍未至則柵壘成矣崇韜率毛璋等萬人夜趨博州視矛戟之端有光崇韜曰吾聞火出兵刃破賊之兆也至博州渡河版築晝夜不息崇韜于葭葦間據胡牀假寢覺袴中冷左右

視之乃虵也其忘疲勵力也如是居三日梁軍果至城壘低庳沙土散惡戰具不完汴將王彥章杜晏球率衆攻擊軍不得休息崇韜身先督衆四面拒戰有急卽應城垂陷俄報莊宗領親軍至西岸梁軍聞之退走因解楊劉之圍未幾汴將康延孝來奔崇韜延于卧內訊其軍機延孝曰汴人將四道齊舉以困我軍莊宗憂之召諸將謀進取之策宣徽使李紹宏請棄鄆州與汴人盟以河爲界無相侵寇案歐陽史作諸將皆言隔河難守據薛史則請以河爲界者李紹宏一人耳與歐陽史異莊宗不悅獨卧帳中召崇韜謂曰計將安出對曰臣不知書不能徵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自陛下

十五年起義圖霸爲雪家讐國恥甲冑生蟣虱黎人困輪輓今纂崇大號河朔士庶日望蕩平纔得汶陽尺寸之地不能保守況盡有中原乎將來稅賦不充物議咨怨設若劃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臣自延孝言事以來晝夜籌度料我兵力算賊事機不出今年雌雄不決聞汴人決河自滑至鄆非舟檝不能濟又聞精兵盡在段凝麾下王彥章日寇鄆境彼既以大軍臨我南鄙又憑恃決河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汶陽此汴人之謀也臣謂段凝保據河壖苟欲持我臣但請留兵守鄆保固楊劉陛下親御六軍長驅倍道直指大梁汴城無兵

望風自潰若使僞主授首賊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必定如不決此計旁採浮談臣恐不能濟也今歲秋稼不登軍糧纔支數月決則成敗未知不決則坐見不濟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成敗天也在陛下獨斷莊宗蹶然而興曰正合吾意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行計決矣即日下令軍中家口並還魏州莊宗送劉皇后與興聖宮使繼岌至朝城西野亭泣別曰事勢危蹙今須一決事苟不濟無復相見乃留李紹宏及租庸使張憲守魏州大軍自楊劉濟河是歲擒王彥章誅梁氏降段凝皆崇韜贊成其謀也莊宗至

汴州宰相豆盧革在魏州令崇韜權行中書事俄拜侍
中兼樞密使及郊禮畢以崇韜兼領鎮冀州節度使進
封趙郡公邑二千戶賜鐵劵恕十死崇韜既位極人臣
權傾內外謀猷獻納必盡忠規士族朝倫頗亦收獎人
物內外翕然稱之初收汴洛稍通賂遺親友或規之崇
韜曰余備位將相祿賜巨萬但僞梁之日賂遺成風今
方面藩侯多梁之舊將皆吾君射鉤斬袪之人也一旦
革面化爲吾人堅拒其請得無懼乎藏余私室無異公
帑及郊禋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給時近臣勸莊宗以
貢奉物爲內庫珍貨山積公府賞軍不足崇韜奏請出

內庫之財以助莊宗沉吟有靳惜之意是時天下已定寇讐外息莊宗漸務華侈以逞己欲洛陽大內宏敞宮宇深邃宦官阿意順旨以希恩寵聲言宮中夜見鬼物不謀同辭莊宗駭異其事且問其故宦者曰見本朝長安大內六宮嬪御殆及萬人椒房蘭室無不充牣今宮室大半空閑鬼神尚幽亦無所怪繇是景進王允平等于諸道採擇宮人不擇良賤納之宮掖三年夏雨河大水壞天津橋是時酷暑尤甚莊宗嘗擇高樓避暑皆不稱旨宦官曰今大內樓觀不及舊時長安卿相之家舊日大明興慶兩宮樓觀百數皆雕楹畫栱干雲蔽日今

官家納涼無可御者莊宗曰余富有天下豈不能辦一樓即令宮苑使經營之猶慮崇韜有所諫止使謂崇韜曰今年惡熱朕頃在河上五六月中與賊對壘行宮卑濕介馬戰賊恆若清涼今晏然深宮不奈暑毒何也崇韜奏陛下頃在河上汴寇未平寢廢食忘心在戰陣祁寒溽暑不介聖懷今既寇平中原無事縱耳目之玩不憂戰陣雖層臺百尺廣殿九筵未能忘熱于今日也願陛下思艱難創業之際則今日之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王允平等竟加營造崇韜復奏曰內中營造日有縻費屬當災儉且乞權停不聽初崇韜與李紹宏同爲內

職及莊宗即位崇韜以紹宏素在己上舊人難制即奏澤潞監軍張居翰同掌樞密以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大失所望涕泣憤鬱崇韜乃置內鉤使應三司財賦皆令勾覆令紹宏領之冀塞其心紹宏快悵不已崇韜自以有大功河洛平定之後權位薰灼恐爲人所傾奪乃謂諸子曰吾佐主上大事了矣今爲羣邪排毀吾欲避之歸鎭常山爲菟裘之計其子廷說等曰大人功名及此一失其勢便是神龍去水爲螻蟻所制尤宜深察門人故吏又謂崇韜曰侍中勳業第一雖羣官側目必未能離間宜于此時堅辭機務上必不聽是有辭避之名塞

其讒慝之口魏國夫人劉氏有寵中宮未正宜贊成册禮上心必悅內得劉氏之助羣閹其如余何崇韜然之於是三上章堅辭樞密之位優詔不從崇韜乃密奏請立魏國夫人爲皇后復奏時務利害二十五條皆便于時取悅人心又請罷樞密院事各歸本司以輕其權然宦官造謗不已三年堅乞罷兼領節鉞許之案册府元龜云同光中崇韜再表辭鎮批答曰朕以卿久司樞要常處重難或遲疑未決之機詢諸先見或憂撓不定之事訪之必成至于贊朕丕基登茲大寶衆興議論卿獨堅言天命不可違唐祚必須復請納家族明設誓文及其密取汶陽興師入不測之地潛通河口貢謀占必濟之津人所不知卿惟合意迨中都嘯聚羣黨窺陵朕決議平妖兼收後水雖云先定更審前籌果盡贊成悉諧沈算斯即何須冒及始顯殊庸況常山陸梁正虞未復卿能撫衆

共定羣心惟朕知卿他人寧表所以賞卿之寵實異等倫沃朕之心非虛沃澤今卿再三謙遜重疊退辭始納常陽請歸上將又稱梁苑不可兼權加此周身貴全名節古人操守未可比方既覽堅辭難沮來表其再讓汴州所宜依允

會客省使李嚴使西川迴言王衍可圖之狀莊宗與崇韜議討伐之事方擇大將時明宗爲諸道兵馬總管當行崇韜自以宦者相傾欲立大功以制之乃奏曰契丹犯邊北面須藉大臣全倚總管鎭禦臣伏念興聖宮使繼岌德望日隆大功未著宜依故事以親王爲元帥付以討伐之權俾成其威望莊宗方愛繼岌卽曰小兒幼稚安能獨行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無踰于卿者乃以繼岌爲都統崇韜爲招討使是歲九月

十八日率親軍六萬進討蜀川崇韜將發奏曰臣以非才謬當戎事仗將士之忠力憑陛下之威靈庶幾克捷若西川平定陛下擇帥如信厚善謀事君有節則孟知祥有焉望以蜀帥授之如宰輔闕人張憲有披榛之勞爲人謹厚而多識其李琪崔居儉中朝士族富有文學可擇而任之莊宗御嘉慶殿置酒宴征西諸將舉酒屬崇韜曰繼岌未習軍政卿久從吾戰伐西面之事屬之于卿軍發十月十九日入大散關崇韜以馬箠指山險謂魏王曰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倘不成功安有歸路今岐下飛輓才支旬日必須先取鳳州收其儲積方

濟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僞鳳州節度使王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軍儲四十萬次至故鎮僞命屯駐指揮使唐景思亦以城降得兵四千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自是師無匱乏軍聲大振其招懷制置官吏補置師行籌畫軍書告諭皆出于崇韜繼岌承命而已莊宗令內官李廷安李從襲呂知柔爲都統府紀綱見崇韜幕府繁重將吏輻湊降人爭先賂遺都統府惟大將省謁牙門索然繇是大爲詬耻及六軍使王宗弼歸款行賂先招討府王衍以成都降崇韜居王宗弼之第宗弼選王衍之妓妾珍玩以

奉崇韜求爲蜀帥又與崇韜子廷誨謀令蜀人列狀見
魏王請奏崇韜爲蜀帥繼岌覽狀謂崇韜曰主上倚侍
中如衡華安肯棄元老于蠻夷之地況余不敢言此李
從襲等謂繼岌曰郭公收蜀部人情意在難測王宜自
備由是兩相猜察莊宗令中官向延嗣賫詔至蜀促班
師詔使至崇韜不郊迎延嗣憤憤從襲謂之曰魏王貴
太子也主上萬福郭公專弄威柄旁若無人昨令蜀人
請己爲帥郭廷誨擁徒出入貴擬王者所與狎遊無非
軍中驍果蜀中凶豪晝夜妓樂歡宴指天畫地父子如
此可見其心今諸軍將校無非郭氏之黨魏王懸軍孤

弱一朝班師必恐紛亂吾屬未知暴骨之所因相向垂涕延嗣使還具奏皇后泣告莊宗乞保全繼岌莊宗復閱蜀簿曰人言蜀中珠玉金銀不知其數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奏曰臣聞蜀人知蜀中寶貨皆入崇韜之門言崇韜得金萬兩銀四十萬名馬千匹王衍愛妓六十樂工百犀玉帶百廷誨自有金銀十萬兩犀玉帶五十藝色絶妓七十樂工七十他財稱是魏王府蜀人賂遺不過匹馬而已莊宗初聞崇韜欲留蜀心已不平又聞全有蜀之妓樂珍玩怒見顏色即令中官馬彥珪馳入蜀視崇韜去就如班師則已如實遲留則與繼岌圖之彥

珪見皇后曰禍機之發間不容髮何能數千里外復稟
聖旨哉皇后再言之莊宗曰未知事之實否詎可便令
果決皇后乃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時蜀土初平山
林多盜孟知祥未至崇韜令任圜張筠分道招撫慮師
還後部曲不寧故歸期稍緩四年正月六日馬彥珪至
軍決取十二日發成都赴闕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知
祥諸軍部署已定彥珪出皇后教以示繼岌繼岌曰大
軍將發他無釁端安得爲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從襲
等泣曰聖上既有口勅王若不行苟中途事泄爲患轉
深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教令安得殺招討使從

襲等巧造事端以間之繼岌既無英斷僶俛從之詰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入左右撾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廷信廷誨隨父死于蜀廷說誅于洛陽廷讓誅于魏州廷議誅于太原家產籍沒明宗即位詔令歸葬仍賜太原舊宅廷誨廷讓各有幼子一人姻族保之獲免崇韜妻周氏攜養于太原崇韜服勤盡節佐佑王家草昧艱難功無與比西平巴蜀宣暢皇威身死之日夷夏冤之然議者以崇韜功烈雖多事權太重不能處身量力而聽小人誤計欲取太山之安如急行避跡其禍愈速性復剛戾遇事便發既不知

前代之成敗又未體當時之物情以天下爲已任孟浪之甚也及權傾四海車騎盈門士人諂奉漸別流品同列豆盧革謂崇韜案自漸別流品至此十二字原本闕佚今從冊府元龜增入曰汾陽王代北人徙家華陰侍中世在雁門得非祖德歟崇韜應曰經亂失譜牒先人常云去汾陽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別流品援引薄徒委之心腹佐命勳舊一切鄙棄舊寮有干進者崇韜謂之曰公雖代邸之舊然家無門閥深知公才技不敢驟進者慮名流嗤余故也及征蜀之行于興平拜尚父子儀之墓常從容白繼岌曰蜀平之後王爲太子待千秋萬歲神器在手宜盡

去宦官優禮士族不惟疎斥閹寺騎馬不可復乘內則伶官巷伯怒目切齒外則舊寮宿將戟手痛心揆其族滅之禍有自來矣復以諸子驕縱不法既定蜀川輦運珍貨實于洛陽之第籍沒之日泥封尚濕雖莊宗季年爲羣小所惑致功臣不保其終亦崇韜自貽其災禍也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百六十

吏臣曰夫出身事主得位遭時功不可以不圖名不可以不立洎功成而名遂則望重而身危貝錦于是咸文艮玉以之先折故崇韜之誅蓋爲此也是知强吳滅而范蠡去全齊下而樂生奔苟非其賢孰免于禍明哲之

士當鑒于斯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百六十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終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攷證

唐列傳九郭崇韜傳如三四日間　案歐陽史作十日

居三日梁軍果至　案歐陽史作六日壘成彥章果引

兵急攻之

崇韜許之　案通鑑作崇韜陽許之

騸馬不可復乘　騸馬通鑑作扇馬攷胡三省注引薛

史亦作騸馬令仍其舊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補前郭崇韜傳況余不敢議此九國志王宗弼傳宗弼送欵于魏王乃還成都盡輦內藏之寶貨歸于其家魏王遣使徵犒軍錢數千萬宗弼輒靳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子承班齎衍況用直百

萬錢獻于魏王并賂郭崇韜請以巳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焉用獻爲翼日數其不忠之罪並其子斬之于市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攷證